



老子道德經解

單

573
1644



〇七三
1644

曹溪中興肉身嗣祖憨山國師大和尚影



橋李弟子通宗張琦敬寫

老子傳

按史記老子者楚苦音縣厲音賴

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

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亦云柱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

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

老子傳

老子傳

老子傳

老子傳

老子傳

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筋笠也首載之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免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

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奔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修

道德其亨以自隱無名為務居
周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開關令
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言道
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
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

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為妙道此即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
非空拘舍離等昧為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躰也
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為木
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尚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
則取之為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為冥諦此則以為
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
別成聲聞緣覺諸夫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
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

重思量之訛

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
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躰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
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即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
精其精甚真由其此躰至虛至太故非能以能生諸緣故非空
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
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真天地壞而此躰不壞人身
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
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真常玄妙虛無本道等語皆以此
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
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之之論
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
此老工夫若切然要真真實實看獨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
藜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
人精一一觀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真實
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
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
子一書乃老子之注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
二子所言皆真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
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躰會只以
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小相及要且學踈狂之態者
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吾者希矣莫

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于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圓爲百世子孫之計。用益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旣正。意旣誠。身旣修。以此施于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率似于人。唯別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已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

故不自在。動卽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卽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卅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卽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活潑廣大。要之不出破衆生粗細我法二執而已。二執旣破。便登佛地。卽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卽孔子之四病。尚乃粗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專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卽意必也。所遺之形卽固我也。所離之欲卽已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卽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弟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專於忘世。佛專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躰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但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躰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躰用皆同。但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躰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躰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無名。躰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欤。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

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躰，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為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為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為堯舜。是由無我力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為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為為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則躰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為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為而化。是豈有心要為耶。是知三聖無我之躰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虛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始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于中國。且要人皆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專親。是知孔子躰用未嘗不大，但局于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躰用之辨也。惜乎後世，孝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孝佛者隘。此孝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即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奈煩。老

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寶。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衆生。愚意孔老。卽佛之化身也。後世李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真管徃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去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死狗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卽爾玉。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悌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于中國。佛流邊地。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蠶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

釋德清著

上篇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總言道之難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學盡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猶言也。意謂真常之道本無相無名。不可言說。凡可言者則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無名。今既強名曰道。是則

凡可名者皆假名耳。故非常名。此二句言道之躰也。然無相無名之道其躰至虛。天地皆從此中變化而出。故為天地之始。斯則無相無名之道躰全成。有相有名之天地而萬物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此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為萬物之母。此二句言道之用也。此下二句乃入道之工夫。常猶尋常也。欲猶要也。老子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要以觀其道之妙處。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心觀其道之微處。微猶邊際也。意謂全虛無之道躰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是則物物皆道之全躰所在。正謂一物一太極。是則只在日用目前事事物物上。就要見道之實際。所遇無往而非道之所在。故莊子曰。道在稊稗。道在屎尿。如此深觀。纔見道之妙處。此二觀字最要緊。此兩者同已下。乃釋疑頭妙。老子因上說觀無觀有。恐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故釋之曰。此兩者同意。謂我觀無不見單單觀無。以觀虛無躰中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觀有不是單單觀有。以觀萬物象上而全是虛無妙道之理。是則有無並觀。同是一躰。故曰此兩者同。恐人又疑兩者既同。如何又立有無之名。故釋之曰。出而異名。意謂虛無道躰既生出有形天地萬物。而有不能生者。必因無以生。有無不自無。因有以顯無。此乃有無相生。故二名不一。故曰出而異名。至此恐人又疑。既是有無對待。則不成一躰。如何謂之妙道。故釋之曰。同謂之玄。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躰。深觀至此。豈不妙哉。老子又恐人人工夫到此。不能消除玄覽。故又遣之曰。玄之又玄。意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心忘跡。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躰中。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懷泯物。無往而不妙。

故曰衆妙之門。斯乃造道之極也。以此一段工夫。豈可區區文字者也。之乎而盡之哉。此愚所謂須是靜工純熟。方見此中之妙耳。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道。以御世。功不耗而真名常存之意也。意謂天下事物之理。若以太道而觀。本無美與不美。善與不善之跡。良由人不知道而起。分別取捨好尚之心。故有美惡之名耳。然天下之人。但知適己。意者為美。殊不知在我以為美。自彼觀之。則又為不美矣。譬如西施顰美。東施顰而效之。其醜益甚。此所謂知

按可名之上恐脫名字

義之為美。斯惡已。惡醜也。又如比干。天下皆知賢善也。紂執而殺之。後世效之以為忠。殺身而不悔。此所謂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尚名之過也。是則善惡之名。因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難易相成。物則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則音聲相和。行則前後相隨。此乃必然之勢。譬如世人以尺為長。以寸為短。假若積寸多於尺。則又名寸為長。而尺為短矣。凡物皆然。斯皆有為之跡耳。凡可名者皆可去。此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是以聖人知虛名之不足尚。故處無為之道。以忘事。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如天地以無心而生物。即萬物皆徃資焉。不以物多而故辭。雖生成萬物。而不以萬物為己。有雖能生物。而不自特其能。且四時推移。雖有成物之功。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其功。故至功不朽。不尚其名。故真名常存。聖

按此聖之此
恐此字訛

人處無為之道亦由是也蓋萬物作焉已下皆是說天地之德
以此聖人之德文意雙開莊子釋此意極多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是以聖人之治。重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
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此言世人競有為之跡尚名好利嗜欲之害教君人者治之之
方以釋上章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之實效也蓋尚賢好名
也名爭之端也故曰爭名於朝若上不好名則民自然不爭貴
難得之貨好利也利益之招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為盜
故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以好名好利者因見名利之
可欲也故動亂其心以爭競之若在上者苟不見名利有可欲
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乱矣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乱然則
假物也人以隨珠為重寶以之投雀則飛而去之也妖態也人
以西施為美色麋鹿則見而驟之也虛聲也人以崇高為貴名
許由則避而遠之也食爽味也人以太牢為珍羞海鳥則觴而悲
乏是則財色各食本無可欲而人欲之者蓋由人心妄想思慮
之過也是以聖人之治教人先斷妄想思慮之心此則拔本塞
源故曰虛其心然後使民安飽自足心無外慕故曰實其腹然
而人心剛強好爭者蓋因外物誘之而起奔競之志也故小人
鷄鳴而起孳孳為利君子鷄鳴而起孳孳為名此強志也然民
既安飽自足而在上者則以清淨自正不可以聲色貨利外誘
民心則民自絕貪求不起奔競之志其志自弱故曰弱其志民
既無求則使之以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故曰強其骨

如此則常使民不識不知而全不知聲色貨利之可欲而自然無欲矣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縱然間有一二黠滑之徒雖知功利之可欲亦不敢有妄為攘奪之心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如上所言乃不言之教無為之事也。人君苟能躰此而行以治天下則天下無不治者矣。故結之曰為無為則無不治。老子文法極奇。然察其微意蓋多述古。或述其行事或述其文辭。以此為無為則無不治。乃述上古聖人之行事者。至若是謂等語皆引古語以證今意。或以己意而釋古語者。且其文法機軸全在結句。是一篇主意。蓋結句即題目也。讀者知此則思過半矣。至其句法有一字一句三字一句者。極多人不知此。都連牽讀去。不但不得老子立言之妙。而亦不知文章之妙也。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讚道之躰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冲虛也。盈充滿也。淵靜深不動也。宗猶依歸也。謂道躰至虛其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不盈。道躰淵深寂漠其實能發育萬物而為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為而不宰。故曰似萬物之宗。或似皆不定之辭。老子恐人將言語為實不肯離言躰道故以此等疑辭以違其執耳。銳即剛勇精銳。謂人剛銳之恐。勇銳之氣精銳之智。此皆無物可挫。唯有道者能挫之。故曰挫其銳。如子房之博浪其剛勇可知。大索天下而不得其精銳可知。此其無

可挫之者。唯見挫於地上老人。一草履耳。由子房得此而進之。於漢。卒以無事取天下。吾意自莊周以下。而功名之士。得老氏精者。唯子房一人而已。以此較之。周善。躰而良善。用方朔得之。則流為詭矣。其他何足以知之。紛謂是非紛擾。即百代衆口之辨也。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此皆無人解之者。唯有道者。以不言之辨而解之。所謂太辨若訥。以道本無言。而是非自泯。故曰解其紛和。混融也。光智識術耀于外。即所謂飾智驚愚。修身明污者。是也。唯有道者。韜光內照。光而不耀。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故曰和其光。與俗混一而不分。正謂呼我以牛。以牛忘之。呼我以馬。以馬忘之。故曰同其塵。然其道妙用如此。變化無方。而其躰則湛然不動。雖用而無迹。故曰湛兮或存。要妙如此。而不知其所以。故曰吾不知誰之子。且而

五章

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言天地之道。以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忘言而躰玄也。仁。好生愛物之心。芻狗。乃縛芻為狗。以用祭祀者。且天地聖人。皆有好生愛物之仁。而今言不仁者。謂天地雖是生育萬物。不是有心要生。蓋由一氣當生。不得不生。故雖生而不有。譬如芻狗。

本無用之物而祭者當用不得不用。雖用而本非有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雖是愛養百姓不是有心要愛。蓋由同躰當愛不得不愛。雖愛而無心。譬如芻狗雖虛假之物而尸之者當重不得不重。雖重而知終無用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猶似也。橐即皮講乃鼓風鑄物之器。籥即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屈枉已從入之意。動猶感觸也。謂橐籥二物其躰至虛而有用。未嘗特巧而好為。故用不為伸不用則虛以自處置之而亦不自以為屈。故曰虛而不屈。且人不用則已。若用之則觸動其機。任其造作而不休。故曰動而愈出。然道在天地則生生而不已。道在聖人則既已為入已愈有。既已與入已愈多。大道之妙如此。惜乎談道者不知虛無自然之妙。方且衆口之辨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故曰多言數窮。不若忘言以躰玄。故曰不若守中。蓋守中即進道之功夫也。

六章

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此言道躰常存。以釋上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意也。谷。虛而能宏者。以譬道躰至虛靈妙而不可測。直古今而長存。故曰谷神不死。且能生天生地。萬物生生而不已。故曰是謂玄牝。牝物之雌者。即所謂萬物之母也。門。即出入之樞機。謂道為樞機。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不絕之意。謂此道躰至幽至微。綿綿而不絕。故曰若存。愈動而愈出。用之不竭。故曰不勤。凡有心要作。謂之勤。蓋道躰至虛無心而

忘用。故不勤耳。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以比聖人忘身故身存也。意謂世人各圖一己之私。以為久長計。殊不知有我之私者。皆不能長久也。何物長久。唯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聖人躰天地之德。不私其身。以先人。故人樂推而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即身存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言此。乃審問之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返成其私耶。且世人嘗首為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成其私。何長久之有。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此言不爭之德。無往而不善也。上最上謂謙虛不爭之德。最為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可不可。唯處於下。然世人皆好高而惡下。唯聖人處之。故曰處衆人之惡。故幾於道。幾近也。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不善。君則止於至善。故曰善地。心則淵靜深默。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與猶相與。謂與物相與。無往而非

仁愛之心。故曰與善仁。言無不誠。故曰善信。為政不爭。則行其
所無事。故善治。為事不爭。則事無不理。故曰善能。不爭。則用捨
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不爭之德如此。則無人怨。無
鬼責。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
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誠人當知止可也。持而盈之。不如
其已者。謂世人自持有持滿之術。故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
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為高。故不如其已。倘一旦禍
及其身。悔之不及。即若李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
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蓋特善持其盈。而不已
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耻。此之
謂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者。揣。揣摩。銳。精其智思。如蘇張善揣
摩之術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特其善於揣摩。而更益其
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不已。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
畢竟不可長保。如蘇張縱橫之術。彼此相詐。不施踵而身死。名
滅。此蓋揣銳之驗也。如此不知止足之人。貪心無厭。縱得金玉
滿堂。而身死財散。故曰莫之能守。縱然位極人臣。而驕泰以取
禍。乃自遺其咎。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害也。人殊不知天道惡
盈而好謙。獨不見四時乎。成功者退。人若功成名遂。而身退。此
乃得天之道也。

第十

十章

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
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

此章教人以造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
載乘也。營舊註為魂。楚辭云魂識路之營營。蓋營營猶言惺惺
擾動貌。然魂動而魄靜。人乘此魂魄而有思慮妄想之心者。故
動則乘魂營營而亂想。靜則乘魄昧昧而昏沈。是皆不能抱一
也。故楞嚴曰。精神覓覓。遙相離合是也。今抱一者。謂魂魄兩載
使合而不離也。魂與魄合則動而常靜。雖惺惺而不亂想。魄與
魂合則靜而常動。雖寂寂而不昏沈。道若如此。常常抱一而不
離。則動靜不異。寤寐一如。老子審問學者。做工夫能如此乎乎
者。責問之辭。專氣致柔。專如專城之專。謂制也。然人賴氣而有
生。以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為心。氣隨心行。故心妄動則氣
益剛。氣剛而心益動。所謂氣壹則動志。李道工夫先制其氣。不
使妄動以薰心。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
夫到此則恕出於不恕矣。如嬰兒號而不嗷也。故老子審問其
人之工夫。能如此乎。滌除玄覽。玄覽者。謂前抱一專氣工夫。做
到純熟自得玄妙之境也。若將此境覽在胸中。執之而不化。則
返為至道之病。只須將此亦須洗滌。淨盡無餘。以至於忘心絕
迹。方為造道之極。老子審問能如此乎。此三句。乃入道工夫得
道之躰也。老子意謂。道躰能是精明。不知用上何如。若在上
無迹。方為道妙。故向下審問其用。然愛民治國。乃道之緒餘也。
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道以為天下國家。故聖人有天

下而不與愛民治國可無為而治老子審問能無為乎若不能
無為還是不能忘迹雖妙而不妙也天門指天機而言開闔猶
言出入心用之意雌物之陰者蓋陽施而陰受乃留藏之意蓋
門有虛通出入之意而人心之虛靈所以忘事接物莫不由此
天機發動蓋常人亦物由心不虛凡事有所留藏故心日萌塞
莊子謂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踐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言心
不虛也然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所謂
亦而不藏此所謂天門開闔而無雌也老子審問做工夫者能
如此乎明白四達謂智無不燭也然常人有智則用智于外術
耀見聞聖人智包天地而不自有其知謂含光內照故曰明白
四達而無知老子問人能如此乎然而李道工夫做到如此躰
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造道之極其德至妙可以合乎天地之
德矣且天地之德生之畜之雖生而不有雖為不長雖長而不
宰聖人之德如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第十
為用

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
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
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在室用在室中之空以
以此為譬譬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處
無大道亦似人之有形而人皆知人有有用而不知用在虛靈無
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

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利猶濟也。老氏之孝，要即有以觀無，若即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宗也。

第十二

五色取此

此言物欲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亦本無可欲。人以為可欲而貪愛之，故眼則流逸奔兔而失其正見，故盲耳則流逸奔聲而失其真聞，故聾舌則流逸奔味而失其真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定，故發狂行則逐於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所謂利令智昏，是皆以物欲喪心，貪得而無厭者也。聖人知物欲之為害，雖居五欲之中，而脩離欲之行，知量知足，如偃鼠飲河，不過實腹而已，不多貪求以縱耳目之觀也。諺語有之，羅綺千箱，不過一暖，食前方丈，不過一飽，其餘皆為榮觀而已。故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去貪欲之害而修離欲之行，故去彼取此。

第十三

寵辱

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重道忘身以祛累也。寵辱若驚者，望外之榮曰寵，謂世人皆以寵為榮，却不知寵乃是辱，以其若驚心不妄貌貴，太患若身者，崇高之位曰貴，即君相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為樂，却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貴，謂身為若本，貴

為禍根言必不可免也。此二句立定。向下徵而釋之曰。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寵為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耳。譬如僻倖之人。君愛之。以為寵也。雖卮酒鬻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為寵。及其賜也。必叩頭而敬之。將以為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雖寵實乃辱之甚也。豈非下耶。故曰寵為下。且而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是則競競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其所以寵是辱也。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眾患之本。既有此身。則饑寒病苦。死生大患。眾苦皆歸。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謫。冰炭攻心。眾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取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筆乘引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蓋言貴為君人之患。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禮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斯言貴為卿相者之患。老子言。苟知身為大患。不可免。卒知貴為大患。亦不可免也。然且世人不知貴為大患。返以為榮。愛身取貴。以致終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為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不以為己顯。雖處其位。但思道濟蒼生。不以為己榮。此則貴為天下貴。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任。然有道者。處崇高之位。雖愛其身。不是貪位慕祿。以自保。實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為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乃可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

為君則無為而治，以此為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為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第十四

視之

此言大道躰虛超乎聲名相思議之表。聖人執此以御世也。夷無名也，故視之不可見；希無聲也，故聽之不可聞；微無相也，故搏之不可得；搏取之也。此三者雖有此名，其實不可致。詰致詰猶言思議。由其道躰混融而不可分，故為一。其上日月不足，以增其明，故不皦皦明也。其下幽暗不能以昏其躰，故不昧。繩繩猶綿綿不絕之意。謂道躰雖綿綿不絕，其實不可名言。畢竟

至虛雖生而不有，故復歸於無物。杳冥之內而至精存焉。故曰無狀之狀，恍恍之中而似有物焉。故曰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此正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耳。由其此躰前觀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後觀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乃古始之道也。上皆歷言大道之妙。下言得道之人。然聖人所以為聖人者，蓋執此妙道以御世。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者，吾人有能知此古治之道者，即是道統所係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紀綱紀謂統緒也。

第十五

古之

首德經上

此言聖人躰道深玄。故形神俱妙。人能靜定虛心。則故有常存也。莊子謂若欲深者。不機淺。蓋今世俗之人。以利欲重心。故形氣穢獨倉鄙。同執而不化。不得微妙玄通。故天機淺露。極爲易見。殆非有道氣象。皆是不善爲士也。老子因謂古之善爲士者。不淺露易見。乃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識。最難形容。特強爲之形容耳。然之容其行動也。豫若各涉川。猶若畏四隣。猶豫行不進貌。各涉川。謂不敢遽進。畏四隣。謂不敢妄動。此乃從容不迫之意。其威儀也。嚴若容儼。謂肅然可觀。若容謂謙退不敢真前其氣也。渙若水。將釋莊子謂暖然似春。又曰水解凍釋。謂其氣融和。使可親愛之意。其外貌也。敦兮其若樸。敦厚樸。無文飾也。其中心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也。外躰敦厚業素。而中心虛空寂定也。其迹也。渾之其若濁。渾與混同。謂和光同塵也。蓋有道之士。必空無著。故行動威儀氣象。躰段胸次。悠然微妙玄通之。若此。所謂孔孟之客。惟道是從。故可觀而不可識。世俗之人。以功名利祿交錯前。故形氣穢濁。而不可觀。老子因而愍之。曰孰能於此濁亂之中。恬退自養。靜定持心。久久而徐清之耶。蓋心木汨昏。以靜定治之。則清。所謂如澄濁水。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不能頓了。故曰徐清。人皆競進於功利之間。老子謂孰能安定自守。久久待時而後生耶。生乃發動。謂心用也。即聖人迫不得已而後心之意。筆乘謂老子文法多叶韻。蓋清生盈成。一韻耳。若言徐動徐志。則不叶矣。老子嗟歎至此。乃教之以守道之方。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盈。滿也。欲盈乃貪得無厭。不知止足之意。謂世人但知汨汨於嗜欲貪得不足。殊不知天道忌盈。滿則溢矣。所謂持而盈之。不知其

已故此教之以不欲盈也。後及結示知足常足之意曰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敝故敝物之舊者謂之敝。凡物舊者最持久能奈風霜磨折而新成者雖一時鮮明不久便見損壞。老子謂世人多貪好盈。雖一時榮觀快意。一旦禍及則連本有皆失之矣。惟有道者善知止足。雖無新成之名利而在。我故有現成之物。則可常常持之而不失矣。故曰能敝不新成。觀子房請留辟穀之事。可謂能敝不新成者。此餘所謂子房得老之用之。

第十六

致虛極，不殆。

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此示功夫之方法也。致虛極守靜篤者。致謂推致推窮之意。虛外物本來不有。靜謂心跡本來不動。世人不知外物本來不有而妄以為實。故逐物牽心。其心擾擾妄動。火馳而不返。見利亡形。見得亡真。故競進而不休。所以不能保此道也。今李道工夫先要推窮目前万物本來不有。則一切聲色貨利當歸全。是虛假不實之事。如此推窮。縱有亦無。一切既是虛假。則全不見有可欲之相。既不見可欲。則心自然不亂而永絕貪求。心間無事。如此守靜。可謂篤矣。故致虛要極守靜要篤也。老子既勉人如此做工夫。恐人不言。乃自出己意曰我之工夫亦無他術。唯只是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如此而已。並作猶言並列于前也。然此目前萬物本來不有。蓋從無以生有。雖千態萬狀並列于前。我只觀得當歸全無。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心不安動也。向下又自解之曰夫物芸芸。

各歸其根。意謂目前萬物雖是暫有，畢竟歸無。故曰各歸其根。根謂根本元無也。物既本無，則心亦不有。是則物我兩忘，寂然不動。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乃當人之自性，賴而有生者。然人雖有形，而形本無形，能見無形，則不獨忘世，抑且忘身。身世兩忘，則自復矣。故云靜曰復命。性乃真常之道也。故曰復命曰常。人能返觀內照，知此真常妙性，總謂之明。故曰知常曰明。由人不知此性，故逐物忘生，貪欲無厭，以取此生，傷性忘身，取家之禍。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人若知此真常之道，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心自然，包含天地萬物。故曰知常容，人心苟能廣大如此，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心廓然，大公則全，不見有我之私。故曰容乃公。此真常大道，人若得之于內，則為聖。施之于外，則為王。故曰公乃王。王乃法天行事，合乎天心。故曰王乃天。天法道，合乎自然。故曰天乃道。與天地參，故曰道乃久。人得此道，則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殆，盡也。且此真常之道，備在於我，而人不知返，乃亡身殉物，嗜欲而不返，豈不謬哉。

第十七

太上自然

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故欺偽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復太古之治也。太上下知有之者，謂上古洪荒之世，其民渾然無偽，與道為一。全不知有，既而混沌日鑿，與道為二。故知有之是時，雖知有猶未離道。故知而不親，其世再下。民去道漸踈，始有親之之意。是時雖知道之可親，但親

於道而人欲未流尚無是非毀譽之事其世再下而人欲橫流
盜賊之行日生故有桀跖之非毀堯舜之是譽是時雖譽猶且
自信而不畏其世再下而人欲固蔽去道益遠而人皆畏道之
難親故孔子十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方從心即顏子好學不
過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可見為道之難而人多畏難
而苟安也是時雖畏猶知道之不敢輕侮其世再下則人皆畔
道而行但以功名利祿為重全然不信有此道矣老子言及至
此乃歎之曰此無他蓋由在上者自信此道不足故在下者不
信之耳然民既已不信矣而在上者就當身躬力行無為之道
以啓民信清淨自正杜民盜賊之心可也不能如此見民奸盜
日作猶且多彰法令禁民為非而責之以道德仁義為重愈責
愈不信矣豈不謬哉故曰猶兮其貴言貴重也此上乃歷言世
道愈流愈下此下乃想復太古無為之治曰斯皆有為之害也
安得太古無為之治不言而信無為而成使其百姓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人人功成事遂而皆曰我自然
耶蓋老氏之孝以內聖外王為主故其言多責為君人者不能
清淨自正啓民盜賊之心苟能勉而行之真可復太古之治

第十八

大道——忠臣

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釋其次親之譽之之意也大道
無心愛物而物各得其所仁義則有心愛物即有親疏區別
之分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謂聖人治天下之智巧即禮祭

權衡斗斛法令之事。然上古不識不知而民自樸素。及乎中古。民情日鑿而治天下者。乃以智巧設法以治之。殊不知智巧一出而民則因法作奸。故曰智慧出有木偽。上古雖無孝慈之名。而父子之情自足。及乎衰世之道。為父不慈者衆。故立慈以規天下之父。為子不孝者衆。故立孝以教天下之子。是則孝慈之名。因六親不和而後有也。蓋忠臣以諫入主得名。上古之世。君道無為而天下自治。臣道未嘗不忠。亦嘗以忠立名。及乎衰世。人君荒淫無度。雖有為而不足以治天下。故臣有殺身諫諍。不足以盡其忠者。是則忠臣之名。因國家昏亂而有也。此老子因見世道衰微。思復太古之治。殊非憤世勵俗之談也。曰外自

第十九

絕聖棄欲

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將謂百姓不利。乃為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將利於民。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民情日鑿。因法作奸。就以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竊以為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為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既竊以為亂。反為民害。棄而不用。使民各安其居。各其業。則享百倍之利矣。且仁義本為不孝不慈者勸。今既竊之以為亂。苟若棄之。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即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雖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後能。况其人為物之靈乎。且智巧本為攻天下。今既竊為盜賊之資。苟若棄之。則盜賊無有矣。然聖智

仁義智巧之度皆非樸素戶所以文飾天下也。今皆去之。似乎於文則不足。於樸素則有餘。因世人不知樸素渾全之道。故逐逐於外物。故多思多欲。今既去華取實。故今世人心志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果能見素抱樸。則自然少思寡欲矣。若老子此中道理。只以莊子馬蹄豚筴作註解。自是超足。

第二十

絕孝母

此承前二章言聖智之為害。不但不可用。且亦不可孝也。然世俗無智之人。要孝智巧仁義之事。既孝于已。將行其志。則勞神焦思。汲汲功利。盡力於智巧之間。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知者又何所求。是則有孝則有憂。絕孝則無憂矣。然聖人雖絕孝。非是無智。但智包天地。而不用順物忘懷。澹然無欲。故無憂。世人無智而好用。逐物忘道。汨汨於欲。故多憂耳。斯則憂與無憂。端在用智不用智之間而已。相去不遠。譬夫唯之與阿。皆亦人之聲也。相去能幾何哉。以唯敬而阿慢。憂與無憂。皆亦物之心也。而聖凡相隔。善惡相反。果何如哉。此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老子言及至此。恐世俗將謂絕孝便是懵然無知。故曉之曰。然雖聖人絕孝。不是懵然無知。其實未嘗不孝也。但世俗以增長知見。日益智巧。馳騁物欲。以為孝。聖人以泯絕知見。忘情去智。遠物離欲。以為孝耳。且夫聲色貨利。皆傷生害道之物。世人尤當可畏者。我則不可不畏懼而遠之。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苟不知畏。汨沒於此。荒淫無度。其害非細。故曰荒兮其未

央哉。央，盡也。由是觀之，世人以增益知見為孝，聖人以損情絕欲為孝。所謂為孝，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耳。衆人忘道逐物，故汨汨於物欲之間，酷嗜無厭，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以為至美。方且樂觀不休，如登春臺之望，以為至樂。老子謂我獨離物向道，泊於物欲未萌之前，不識不知，超然無欲。故曰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兆，念之初萌也。嬰兒乃無心識，愛惡之譬孩，猶骸骨之骸，未骸，所謂骨弱筋柔，乃至柔之譬。衆人見物可欲，故其心執着而不捨。老子謂我心無欲，了無繫累，泯然忘物，虛心遊世。若不繫之舟，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猶泛泛也。衆人知巧多方，貪得無厭，故曰有餘我獨忘形去智，故曰若遺遺猶忘也。然我無知無我，豈真愚人之心也哉。但只渾渾沌沌，不與物辨，如此而已。故衆人昭昭而我獨若昏，昭昭謂智巧現於外也。俗人察察而我獨悶悶，察察即俗，謂兮星譬兩，絲毫不饒人之意。昏昏悶悶，皆無知貌。我心如此，澹然虛明，若海之空濶，不可涯量，瞭然無看。若長風之御太虛，衆人皆自恃聰明知見，各有所以，猶自恃也。我獨無知無欲，頑而且鄙，亦似庸常之人而已。然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但貴求食於母耳。凡能生物者謂之母，所生者謂之子。且此母字不可作有名萬物之母的母字。此指虛無大道能生天地萬物，是以道為母，而物為子。食乃嗜好之意，衆人背道逐物如棄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射道，故獨求食於母。此正絕孝之孝。聖人如此，所以憂患不能入也。前章絕聖棄智乃無用之用，此章絕孝無憂乃無孝之孝。後章孔德之容，一章乃無形名之形名耳。

第二十一

孔德 客 以此

此章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孔猶盛也。謂道本無形而有道之士和氣集於中。英華發現於外。而為盛德之容。且此德容皆從道躰所發。即是道之形容也。故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然此道躰本自無形。又無一定之象可見。故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惚謂似有若無。不可定指之意。然且無象之中。似有物象存焉。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躰至深至幽。不可窺測。且此幽深杳冥之中。而有至情無妄之躰存焉。故曰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此正楞嚴所謂唯一精真精色不沉。發現幽秘。此則名為識陰區宇也。孝者亦知。然此識躰雖是無形。而於六根門頭。亦用不失其時。故曰其中有信。此上皆無形之形。下言無名之名。謂世間象義之名。自外來者。皆是假名無實。故其名易去。惟此道躰有實有名。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閱猶經歷。甫。表也。謂衆義皆具。是以聖人功流萬世。而名不朽者。以其皆從至道躰中流出。故耳。其如世間王侯將相之名。皆從人欲中來。故其功亦朽。而名亦安在哉。唯有道者。不期於功。而功自太。不期於名。而名不朽。是知聖人內有大道之實。外有盛德之容。衆義皆具。惟自道中而發也。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第二十一

曲則一歸之

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衆表皆具者蓋由虛心躬道與物無競故衆德交歸也曲委曲即曲成萬物而不遺之意謂聖人委曲以御世無一事不盡其誠無一人不得其所譬如陽春發育萬物雖草芥毫芒春氣無不充足若纖毫不到則春氣不全聖人之於人無所不至苟不曲盡其誠則其德不全矣故曰曲則全枉則真者屈已從人曰枉真伸也謂聖人道高德盛則大有經處不近人情若不屈已從人俯循萬物混世同彼則人不信人不信則道不伸由人屈而道伸故曰枉則真窪則盈者衆水所聚地之最下者曰窪譬如江海最為窪下故萬派皆歸而聖人之至虛至下故衆德交歸德無不備故曰窪則盈故則新者衣之污損曰敝不敝則不浣濯不見其新以其敝乃新耳以譬聖人忘形去智日損其知見遠其物欲洗心退藏於密欲不敝則道不新故曰蔽則新聖人忘知絕孝專心於一故於道有得故曰少則得世人多知多見於道轉失故曰多則惑是以聖人因惑世人以多方喪道故抱一為天下孝道之式法也智巧術耀於外曰見自見者不明故不自見乃為明耳執已為必當曰是自是者不彰故不自是乃彰耳彰者盛德顯於外也誇曰伐自伐者無功故不自伐乃有功耳司馬遷嘗謂韓信假令孝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矣意蓋出此特已之能曰矜長才能也矜者不長不自矜者乃長耳此上四不字皆不爭之德也惟聖人有之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由其聖人委曲如此故萬德

交歸。衆羨備具。故引古語以證之。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第二十三

希言——不言

此章言聖人忘言。躰道與時俱化也。希少也。希言猶寡言也。以前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由其勉強好辨。去道轉遠。不能合乎自然。惟希言者合乎自然耳。向下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此好辨者之不能久。然好辨者蓋出憤激不平之氣。如飄風驟雨。亦乃天地不平之氣。非不迅激於人。特無終朝之久。且天地不平之氣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此甚言辨之不足特也。蓋好辨者只為信道不篤。不能從事於道。未得玄同故耳。惟聖人從事於道。妙契玄同。無入而不自得。故在於有道者則同於道。在於有德者則同於德。失者指世俗無道德者。謂至於世俗庸人亦同於俗。即所謂呼我以牛。忘之。呼我以馬。以馬忘之。無可不可。且同於道德。固彖得之。即同於世俗。亦彖而自得。此無他。蓋自信之真。雖不言而世人亦未有不信者。且好辨之徒。嘵嘵多言。強聒而不休。人轉不信。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第二十四

跂者——不處也

此承前章言好辨者不能持久。猶如跌跨之人不能立行。甚言用智之過也。跌足根不着地也。跨濶步而行也。蓋跛者止知要強高出人一步。故歪踵而立。殊不知舉踵不能久立。跨者止知要強先出人一步。故濶步而行。殊不知跨步不能長行。以其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爲向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譬喻耳。自見謂自逞已見。自是謂偏執已見。此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自伐謂自誇其功。自矜謂自恃其能。此皆好勝強梁之人。不但無功而且速於取死。然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形之贅。皆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以謙虛自守。必不處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第二十五

有物自自然然

此承前言世俗之士各以已見已是爲得。曾不知道之妙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耳。渾渾淪淪無有絲毫縫隙。故曰混成。未有天地先有此物。故曰先天地生。且無聲不可聞。無聲不可見。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而躰常不變。故曰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而終古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殆窮盡也。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但不知是何物。故曰吾不知其名。特字之曰道。且又強名之曰大道耳。向下釋其大字。老子謂我說此大字不是。本小之太乃是絕無邊表之太。往而窮之無有盡處。故曰大曰逝。向下又釋逝。

字逝者遠而無所至極也故曰逝曰遠遠則不可聞見無聲無
龜非耳目之所到故曰遠曰返反謂及一絕跡道之極處名亦
不立此道之所以為天也然此大道能生天生地神鬼神王是
則不獨道大而天地亦太不獨天地大而王亦太故域中所稱
大者有四而王居其一焉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聖人取法於
天地此則天地亦大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有道
中生取法於道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雖然道固為大而猶有
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絕字方為至妙合乎自然故曰道法自然
且而大道之妙如此廣大精微而世人豈可以一曲之見自見
自是以為得哉此則所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耳

百論第二十六

重為失君

此誠君人者當知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
身輕字指身外之物即功名富貴靜字指性命躁字指嗜慾之
情意謂身為生本固當重者彼功名利祿聲色貨利乃身外之
物固當輕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故重為輕之根性為形
本固至靜者彼馳騁狂躁耳心物慾出於好尚之情者彼必由
性而發故靜為躁之君世人不知輕重故忘身徇物哉生於名
利之間不達動靜故傷性失真馳情於嗜欲之境惟聖人不然
雖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輜重兵車所載糧食者也兵行而糧食
在後乃本軍之司命雖千里遠行深入敵國戒其擄掠三軍不
致鼓躁以取敗者賴其所保輜重也聖人遊行生死畏途不因

貪位慕祿。馳情物慾。而取戕生傷性之害者。以其所保身心性命爲重也。故曰不離輜重。縱使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榮觀。但恬澹無處。超然物慾之表。此其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也。奈何後之人。去沉賔荒淫於聲色貨利之間。戕生傷生而不悟。是以物爲重而身爲輕也。故曰身輕天下。奈何者。怪歎之詞。物重則損生。故曰輕則失根。慾極則傷生。故曰躁則失君。君謂性也。莊子養生讓王。蓋釋此篇之意。子由本云輕則失臣。然臣字。蓋亦指身而言。齊物以身爲臣妾。以性爲真君。源出於此。

第二十七

善行——要妙

此言聖人善入塵勞。過化存神之妙也。轍迹猶言痕迹。世人皆以人我對待。動與物競。彼此不忘。故有痕迹。聖人虛已遊世。不與物忤。任物之自然。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彼此兼忘。此行乏善者。故無轍迹瑕謫。謂是非辨別。指瑕謫疵之意。聖人無意必固我。因人之言。然然不然。不可未嘗。堅白同異。此言之善者。故無瑕謫。籌策謂揣摩進退。算計得失利害之意。聖人無心御世。迫不得已。後忘曾無得失之心。然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此計之善者。故不用籌策。關鍵閉門之具。猶言機關也。世人以巧設機關。籠羅一世。將謂機密而不可破。殊不知能設之。亦有能破之者。歷觀古之機詐相尚之士。造爲勝負者。皆可破也。唯聖人忘機待物。在宥群生。然以道爲密。不設網羅。而物無所逃。此閉之善者。所謂天下莫能破。故無關鍵而不

可開繩約。謂繫屬之意。世人有心施恩。要以結屬人心。殊不知有可屬。亦有可解。然有心之德。使人雖感而易忘。所謂賊莫大於德有心。聖人大仁不仁。利澤施乎一世而不為已功。且無望報之心。故使人終古懷之而不忘。此結之善者。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處世。無不可化之人。有教無類。故無棄人。無不可為之事物。各有理。故無棄物。物猶事也。如此亦用。初無難者。不過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耳。故曰襲明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游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劃然已解。意出於此。觀留候躡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借四皓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救者也。其他孰能與之。故世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由其飾智矜愚。修身明污。故皆知師之可貴。釋類而教。樂得而育。故皆知資之可愛。若夫聖人為孝世師保。而不知其師之可貴。化育億兆。而不知其資之可愛。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已難。此雖在智者猶大迷而不知。况淺識乎。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謂要妙。

第二十八

知其割

此承上章行道之妙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為難。而以守道為要。妙也。古德云。孝道悟之為難。既悟守之為難。然行道之妙。實出於守道之要耳。蓋此中知字。即悟也。知雄守雌者。物無與敵。謂之雄。柔伏處下。謂之雌。豁乃窠下之地。衆水所歸之處也。嬰兒者。柔和之至也。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然氣雖勝物。物有

以敵之。而道超万物。物無與敵者。故謂之雄。聖人氣與道合。心超物表。無物與敵。而能順物委蛇。與時俱化。不與物競。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由守其雌。故衆德交歸。如水之就下。故爲天下谿也。由乎處下如谿。故但受而不拒。忘而不藏。流潤而不竭。故曰常德不離。以入物而物不知。如嬰兒終日號而嗷。和之至也。以能勝物而不傷。故曰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者。白謂昭然明白。智無不知之意。黑昏悶無知之貌。式謂法則。忒差謬也。謂聖人智包天地。明並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由其真知而不用其知。故無強知之過謬。故可爲天下式。然強知則有謬。謬則有所不知。既有所不知。則知不極矣。今知既無謬。則知無不極。故曰復歸於無極。知榮守辱者。榮乃光榮貴高。辱乃污辱賤下。谷乃虛。而能忘者。樸謂樸素。乃木之未雕斲也。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貴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污辱賤下。蒙耻含垢以守之。所謂光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者。虛之至也。故爲天下谷。由其虛。故常德乃足。德自足于中。則不緣飾於外。故復歸於樸素也。以虛而能忘物。故樸散則爲器。聖人以此忘運出世。則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行於世而無棄人棄物。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不分彼此界限之意。

第二十九

將一泰

此言聖人道全德備。忘運出世。爲官爲長。當任無爲無事。而不

可有太過也。由上章云：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曰：子因而誡之曰：將欲取天下者，當任自然，不可有心為之。而有
心為之者，吾見其必不可得也。何也？且天下者大器，有神主之，
豈可以人力私智取而奪之耶？故曰：不可為也。而為之者，必反，
敗之。縱為而得之，亦不可執為已有，而執之者必反，失之。故如
強秦力能併吞六國，混一天下，是為之也。且誓云：一世以至萬
世，是執之也。故不施踵而敗，二世而亡，豈非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之驗歟？然而所以敗之失之者，以其所處過甚，而奢泰之極
也。凡物極則反，此亦自然之勢耳。故物或行而在前，或復隨而
在後，或响而煖，或反吹而寒，或強而壯，或又尪靡而弱，或正載
而成，或即隳頽而毀，此何以故？是皆用力過甚，而奢泰之極也。
此皆聖人所不處，故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第三十

以道一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不為已甚，故誡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凡以兵
強者過甚之事也。勢極則反，故其事好還。師之所處，必蹂踐民
物，無不殘掠，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傷和氣，故五穀疵癘，而年
歲凶。此必然之勢也。然於濟弱扶傾，除暴救民，蓋有不得不用
之者。惟在善用，善用者果而已已者，休也。止也。果猶言結果，俗
云了事使休，謂但可了事，令其平服使休，不敢以此常取強焉。
縱能了事，而亦不可自矜其能，亦不可有伐其功，亦不可驕特
其氣，到底若出不得已。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強也。取強者速

敗之道。且物壯甚則易老。况兵強乎。凡物特其強壯而過動者。必易傷。如世人特強而用力過者。必夭死於力。特壯而過於酒。必夭死於酒。蓋傷元氣也。元氣傷則死之速。兵強亦然。故曰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者。絕也。又已者。止也。言既知其為不道。則當速止。而不可稱爲也。亦通。孟子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有聞于此乎。

第三十一

夫軍之

此承章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尚也。佳兵。乃用兵之最精巧者。謂之佳兵。凡善用兵者。必耳心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故爲不祥之器。歷觀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何以知其然耶。觀夫君子所居。則以左爲貴。用兵則以右爲貴。然右乃凶地。由是而知兵者。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萬一不得已而用之者。老子諺曰。當以恬淡爲上。恬淡者。言其心和平。不以功利爲義。而厭飽之意。既無貪功欲利之心。則雖勝而不以爲義。縱不貪功利。而若以勝爲義者。亦是耳心於殺人。夫於於殺人者。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所謂物或惡之也。若使此軍得志於天下。將爲殘害而無涯量乎。且世之吉事。必尚左。凶事則尚右。凶事謂喪事也。所以用兵則貴右。言其可哀也。故兵家以偏將軍居左。以上將軍居右者。蓋上將軍司殺。

之重者言居上勞者則當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衆多則當以
悲哀泣之即戰勝亦當以喪禮處之甚言其不得已而用之即
不得已而處之也上二章通言人臣不能以道佐人主而返以
兵爲強者故切誡之

第三十二

道常

也

此承上章不以兵強天下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爲則萬物實而
四海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無窮也常者終古不變之
義凡有名者必遷變道之所以不變者以其無名也故曰道常
無名樸乃無名之譬木之未斷成器者謂之樸若制而成器則
有名矣小猶眇小謂不足視也且如合抱之材智者所不顧若
取徑寸以爲寇則愚者亦尊焉是以名爲大而以無名爲小甚
言世人貴名槩以樸爲不足視故以道曰樸曰小也然道雖樸
小而爲天地萬物之本即愚夫愚婦而亦知所尊故曰天下不
敢臣但侯王不能守耳藉使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然賓服矣
奚假兵力哉然兵者凶器未必賓服一國且上于和氣必有凶
年若以道服之不但萬物來賓抑且和氣致祥天地相合以降
耳露兵力未必盡和民人若以道宥之則民莫之令而自然均
調各遂其生無名之樸利濟如此惜乎侯王不能守之善用耳
若散樸爲器始制則有名矣始猶方總也謂樸本無名方總制
作則有名生焉且縱無名而有名既有名而名又有名將不知
其所止矣莊子所謂從有適有巧曆不能得故曰名亦既有而

殉名者愈流愈下。遂末忘本。不知其返矣。故老子戒之曰。夫名者不可馳騫而不返。亦將知止而自足。苟不知止足。則危殆而
 不安。知止所以不殆也。由是而知道在天下。為萬物之宗。流潤
 無窮。猶川谷之於江海也。然江海所以流潤於川谷。川谷無不
 歸宗於江海。以譬道散於萬物。萬物莫不賓服於大道。此自然
 之勢也。意明侯王若能守其效。神速如此。

第三十三

知人壽

此因上言侯王當守道無為。故此教以守之之要也。知人者謂
 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賞罰。指瑕摘疵。皆謂之智。但明於
 責人者必昧於責己。然雖明於知人為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
 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辯宏大而危
 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去子之恭矜。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
 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聞聞者。
 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世
 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
 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充而自勝之。可謂真強。
 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凡貪
 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為天子。必務厚斂以殃民。
 雖貴為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即縱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
 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鷓鴣偃鼠。藜藿不糝。抑將樂而餘。而有
 餘。此知足者富也。強志好過於人者。未為有志。惟強行於道德。

者為有志也。所者，姓北辰居其所，又故有之義。蓋言其性也。孟子曰：性者，故而巳矣。人貪欲勞形，與立久長之業，殊不知戕生傷生，施踵而滅亡，誰能久哉？惟抱道凝神，而復於性真者，德光終古，澤流無窮。此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也。世人嗜味養生，以希壽考，殊不知厚味腐腸，氣德速死，誰見其壽哉？惟養性復真，形化而性常存，入於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老子意謂道大無垠，人欲守之，莫知其向性。苟能知斯數者，去彼取此，可以入道矣。侯王知此，果能自知自勝，知足強行，適足以全性復真，將與天地終窮，不止賓萬物，調人民而已。又豈肯以蝸角相爭，以至戕生傷性者哉？

第三十四

大道——其大

此言道大無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前，侯王能守之效也。汜者，虛而無着之意。以道大無方，躰虛而無繫著，故其亦用無所不至。故曰：其可左右，以躰虛無物。故生物而不辭，以本無我，但任物自生，故生物功成而不名。已有，以與物同躰，故雖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其躰所以真常者，以其至淡無味，無可欲也。由無可欲，故不足視，似可名於小。若夫萬物歸焉而不主，則可名為大矣。然小大因物以名之，道豈然耶？是以聖人忘形釋智，圖於至細，志與道合，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若夫侯王尊務於大，豈能成其大哉？言外之教，亦深切矣。

第三十五

執一既

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無象謂之太象。太象無形而能入衆形。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歸也。萬物特之以生。故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不恭。此所謂萬物賓而天地合。人民和。故聖人終不為大。而能成其大也。前云道之所以常者。以其淡然無味。無可欲也。若夫樂之于耳。餌之于口。皆有味而可欲者。若張之于途。雖過客亦止之。然雖暫止而能久留。以其用之有盡。蓋不常也。若夫道之出口。則淡乎無味。不若餌之可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不若樂之可欲。此可名于小。然而其歸真常。故用之不可既。既盡也。故可名為大。此不象之譬。以譬人君苟能執太象以御天下。恬淡無為。雖無聲色以悅天下之耳目。無貨利以悅天下之心志。而天下歸往。樂推而不厭。此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也。如此用之。豈有盡耶。

第三十六

將一人

此言物勢之自然。而人不能察。教人當以柔弱自處也。天下之物勢極則反。譬夫日之將昃。必盛赫。月之將缺。必極盈。燈之將

滅必熾明斯皆物勢之自然也。故固張者，翕之象也。固強者，弱之萌也。固興者，翕之象也。固強者，奪之非也。天時人事，物理自然。弟人所遇而不測識，故曰微明。斯蓋柔弱勝剛強之義耳。夫淵為與之利處，但可潛形而不可脫。脫則塊然無能為。柔弱為國之利器，人主但可泰然自處，不可揭示於人。示人則致敵而招侮，將返見其不利也。夫是之謂微明。世之觀此章皆謂老子用機智，大非本指。蓋老子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是已。殆非機智之端也。

第三十七

道常 自正

此教人君乘流救弊之意也。以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故侯王但能守之者而萬物而期化而自化矣。此言守道之效。神速如此。然理極則弊生，且而物之始化也皆無欲。化久而信乘情鑿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當其欲作，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必將鎮之以無之樸，而後物欲之源可塞也。若施之以有名，則不濟耳。然無名之樸，雖能窒欲，若執此而不化，又將為動源矣。譬夫以藥治病，病去而藥不忘，則執藥成病。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此亦不欲則可專以靜而制群動，無敢作者。故云天下將自正。自正者謂不待正而自正矣。鎮猶厭也。如石壓草，非不生也。蓋以無名之樸鎮壓之而已。若欲樸之心，亦是欲。機未絕，是須以靜制之。其機自息。機息則心守而天下自正矣。故雖無名之樸可用而不可執。况有名乎。

道言有無而德言上下。此道德之辨也。上德者謂上古聖人與道冥一與物同躰。雖使物各遂生而不自有其德。以無心於德。故德被群生終古不忘。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謂中古以下。不知有道。但知有德。故德出於有心。自不能忘。且有責報之心。物難感而易忘。故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失忘也。以特也。然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德出無爲。功成事遂而無特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下德所以無德者。以德出有心。而又矜功特爲。故云。有以爲。由是觀之。道無真僞而德則有真有僞矣。此世數淳薄之辨也。德又下衰。上德不稱而下德爲尊。于是始有仁儀之名。然仁儀皆出於下德。故皆不免有心爲之。但上仁雖爲而無特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上儀則特之矣。故云。有以爲。且仁儀上者爲真。三王是已。下則爲假。五霸是已。故不足言此。又下衰。仁儀之下則禮爲上矣。禮則但以虛名相尚。不復知有仁儀。故上禮爲之。有莫之應者。如孔子作春秋。雖正名分而卒莫能正。此莫之應也。不唯不應。且將壞臂而仍之。此五霸之餘。戰國之習也。且彼既不知仁儀。則必相因而報復之矣。仍相因之意。又復也。此所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其德下衰至此已極。聖人亦無可爲天下之具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禮乃忠信之薄。爲亂之首也。所以愈流愈下者。乃用智之過也。前識猶言蚤智。謂明見利害於未然者。然蚤智在孔子則爲爲周身之防。所謂明哲保身之意。其次則如范蠡樂毅之儔。以爲避名全節之計。又其次則爲義奉縱橫遊說之流矣。然在聖人則謂之權。在樂范則謂之好高而務名。名者實之賓。故謂道之華在儀。秦用之則爲愚之始也。此所謂

才智君子用之則成名，小人用之則殺身，豈非愚之始耶？故太上以道德為尊，而仁義次之。故大夫處厚而不處薄，務實而不務華。故去彼取此。

第二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云

此言道無為而無不為，以明無用之用為大用。欲君天者當以無為而治也。一者道之躰也，其躰至虛而無為，精一無二。凡諸有為莫不以之為本，以用地意謂天地萬物皆以道躰而為本也。故天得之而清，覆于上地得之而寧，載于下。神指人心而言，謂人得之而為萬物之靈，谷即海也。海得之而容納百川，故長而盈萬物得之而各遂其生。侯王得之而為天下正，正猶長也。謂君長也。如此者雖其跡不同而推其本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其下又返釋之曰天不得此將恐分裂而不能圓覆於上矣。地不得此將恐發動而不能寧載於下矣。人不得此將恐生機休歇而不能子孫孫子疊疊而無究矣。萬物若不得此將恐絕滅而無有矣。侯王若不得此將恐顛蹶而不能安其貴高之位矣。此老子主意只重在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這一句。必欲人君當躰道無為而治耳。凡人聽其所用而從於人者謂之下賤。此道譬地，夫道本無名，故天地萬物皆得而用之。如人之下賤也。且侯王不得此道而處貴高之位，將恐蹶。豈不以是而為基本耶？故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且侯王自謂曰孤寡，此三名者皆賤者之稱也。而侯王以之其意豈不是以賤

為本耶。所以稱此者。正欲人君忘其貴高之名。而躰道凝神。知其無用為用耳。且而侯王所以貴高者。以百官執事總之。而為君。若指其所用。而各有所事。至若人君。則無所用其事矣。所謂臣道有為。而君道無為也。若失輪輻衡軛會之。而為車。故數其車。則件件可數。其車則無可數耶。以無可數。故得車之用。是故侯王以無為之道。而後方大有為也。然道之在物。本無貴賤高下之分。故侯王當躰道忘懷。不可執貴高之名。而取顛蹶之患。故誠之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謂不可視已碌碌如玉之貴。視物落落如石之賤也。苟忘貴賤之分。則人人皆為我用矣。豈非無用之為大用耶。

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二云

此承上章以明道為天地萬物之本也。反者道之躰也。謂道躰虛無至靜。為群動之主。世人祇知動之為動。不知動處即靜。易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以其群動之動。皆自虛無至靜而發。不動而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然道躰至虛柔弱無用。而為天下有用之本。世人祇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為大用也。故云弱者道之用。是故世人祇知天下之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無也。苟知有生於無。則自然不事於物。而能躰道凝神矣。豈易得。

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二云

此言道出常情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謂上根之人志與道合。一有所聞。便身躬而力行之。如顏子聞者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故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若夫中人之資。則且信且疑。或日月至焉。故曰若存若亡。至若下根之士。即有所聞。了不相蒙。而且以為怪。故大笑之矣。以道出常情。非愚所測。此輩不笑不足以為道。以其道與常情每相友而已矣。何以知之。故古之建言者有云。明道若昧。此下十二句皆古之立言者之辭。老子引之以明相反之意。謂小人用智。特知以為能。聖人光而不耀。以若智而不用。故明道若昧。小人矜誇競躁。聖人以謙自守。以卑自牧。故進道若退。世人崖疑自高。聖人心與道合。同塵混俗。和而不同。故夷道若類。世人局量扁淺。一毫不容。聖人心包天地。德無不容。如海納百川。故上德若谷。小人內藏瑕疵。而外矯飾以為潔。聖人純素貞白。一塵不染。而能納污含垢。示同庸人。故太白若辱。小人一德不忘。必恃自多。而責報於人。聖人德被群生。而不以為功。故廣德若不足。小人一善之長。必銜弄自售。欲求知於人。聖潛行密用。凡有所施於人者。惟恐人之知已也。如泰伯三讓。民無德而稱。故建德若偷。小人隨時上下。見利而趨。望勢而變。聖人之心。貞介如玉。而不可奪。而能與世浮沉。變化無窮。無可不可。故質真如渝。渝變也。世人幸角自位。一定而不化。聖人心如太虛。無適不可。故太

方無隅，猶定向也。世人小智自用，以圖速效，聖人深畜厚養，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迫不得已，而後應。乘運而出，必為天下之利器。故大器晚成，所以然者，譬夫太音之希聲，大象之無形，殊非常情之所易見，易聞，宜乎下士聞而大笑之也。以其世之所尚者名也。然道隱於無名，又豈常情所易知耶？所以聖人之廣大難測者，以其有大道也。夫惟道也，萬物皆性資焉，而不匱曲成萬物，而不遺。故云善貸且成。聖人如此，所以世人皆以大似不肖而輕笑之。然不笑不足以為道也。

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此承前言道，体冲虛而為天地萬物之本。誠入當以道為懷，以謙自處也。謂道本無名，始名之一，故曰道生一。然天地人物皆從此生。故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則萬物莫不負陰而抱陽也。所以得遂其生，不致夭折者，以物各含一冲虛之躰也。和氣積中，英華昭著，秀實生成，皆道力也。故云冲氣以為和。是則物物皆以冲虛為本也。且冲虛柔弱，與物不類似乎無用。人皆惡之而不取，殊不知無用之用為大用也。即如世人之所惡者，唯孤寡不克，以為不羨，而王公返以此為稱者，豈不以柔弱為天下之利器耶？且孤寡不克，皆自損之辭也。然而侯王不自損，則天下不歸。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至今稱之澤流無窮。此自損而人益之。故云或損之而益。若夫桀紂以天下奉一己暴戾恣睢，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雖有天下而天下叛之。此自

益者而人損之。故曰或益而而損。以人人皆具此道。但日用不知。須待教而後能。且人之所教者。我亦未嘗不教之也。惟人不善教。入。祇知增益知見。使乏驕矜特氣。好為強梁。殊不知強梁者不得。其我唯教人。以日損其欲。謙虛自守。以全沖和之德。是故吾將以為教父。而風天下以謙虛之德也。教父猶木鐸意。

第四十三

天下至柔

二云

云

此承上言無為之益。以明不言之教也。然天下之至堅非至柔不足。以馳騁之。如冰之穿山透地。浸潤金石。是已。若以有人有即相觸而有間。若以空入有。則細無不入。如虛空遍入一切。有形。即纖塵芒芴無所不入。以其虛也。若知虛無之有用。足知無為之有益矣。前云人不善教人者。以其有言也。有言則有跡。有跡則特智特智則自多。自多者則矜能而好為。凡好為者必易敗。此蓋有言之教。有為之無益也。如此則知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云

云

此言名利損生。誠人當知止足也。謂世人抵知名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名。殊不知名乃身外之虛聲耳。與身較之。身親而名疎。故云孰親。貨利也。謂世人抵知利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利。殊不知

知利乃身之長物耳。與身較之。身在則有餘。故云孰多。世人不察。每役於名利之間。貪得而無厭。戕生而傷性。與天貪得而身亡。不若身存而遠害。故曰得與亡孰病。故凡愛之甚者。費必大。藏之多者。亡必厚。如此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雀未得而珠已失。此愛之甚而不知所費者大矣。如歛天下之財。以縱塵臺之欲。天下叛而臺已空。此藏之多而不知所亡者厚矣。不唯愛者費而藏者亡。抑且身死名滅。國危而不安。斯皆不知止足之過也。故知足則不辱。知止則不殆。即斯可以長久矣。噫。老氏此言。可謂破千古之重昏啓膏肓之妙藥。昭然如揭。日月於中天也。而人不察乎此情哉。

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一云

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為一。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無為之益也。大成若缺。其用不敝者。若天地生物。曲成萬物而不遺。可謂成之大矣。然必春生而夏方。長之秋殺而冬方。成之。以此觀之。似若有所缺。苟不如此。若一徑生長而無秋冬之肅殺。不但物不能成。而造物者亦將用之而敝矣。由其若缺。故所成者大。而其用不敝也。太盈若冲。其用不究者。若陽和之氣。充塞天地。無處不至。無物不足。可謂盈矣。其冲而虛而不可見。若塊然可見。亦將用之有盡矣。由其若冲。故既已與人已愈者。既已為人已愈多。故其用不究也。太直若屈。若一氣浩然。至大至剛。可謂直矣。然潛伏隱微。委曲周旋。細入無

間故若屈由若屈故能伸其生意也。大巧若拙者若天之生物刻雕衆形而不見其巧故云若拙若特其巧者巧於此而拙於彼則巧非大矣。大辨若訥者上云若缺則天地無全巧故人猶有所憾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則生物之巧不辨而自白矣。故云若訥是以天地不言而萬物成聖人不言而教化行以聖人法天制用故以不言之教無爲之化似乎不勝而物卒莫能勝之也。且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斯皆有所勝則有所不勝是故聖人貴乎清淨爲天下正此其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

云

云

此承上清淨無爲之益甚言多欲有爲之害以誠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謂上古之世有道之君清淨無欲無爲而化故民安其生樂其業棄却走馬而糞田疇所以家給人足而無不足者及世衰道微聖人不作諸侯暴亂各務富國強兵嗜欲無厭爭利不已互相殺伐故戎馬生郊以致民不聊生奸欺並作此無他是皆貪欲務得不知止足之過也。故天下罪之大者莫大於欲以其戕生傷性敗亂彝倫以至君臣父子皆失其分者皆見可欲之罪也。以招敗國亡家覆宗滅族之禍者皆不知止足所致也。由不知足故凡見他人之所有而必欲得之然欲得之心爲衆罪大禍之本。故咎之大者莫大於欲得欲得者心不足也。

古人云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以貪得不止終無足時惟知足之足無不足矣故常足

第四十七

不出戶

云云

此章承上言聖人所以無為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己也謂聖人性真自足則智周萬物無幽不鑿故天下雖大不可出力而知天道雖微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若夫人者沉瞋利欲向外馳求以利令智昏故去性日遠情塵日厚塵厚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淡然無欲不事於物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不行而知如此則戶居而竟見淵默而雷聲故云不見而名道備乎已德被群生可不言而化故云不為而成是皆自足於性也

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云云

此承上言無為之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為學者增長知見故日益為道者克去情欲墮形泯智故日損初以智去情可謂損矣情忘則知示泯故又損如此則心境兩忘私欲淨盡可至於無為所謂我無而民自化民果化則無不可為之事矣此日無為而後可以大有為故無不為是故取天下者貴乎常以無事也無事則無欲我無欲而民自正民自正而天下之心得天下

之心得則治國如視諸掌此所以無事足以取天下也若夫有事則有欲有欲則民擾民擾則人心失人心既失則衆叛親離此所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者此耳舊注取字訓爲攝化之意應如春秋取國之取言得之易地

第四十九

聖人無爲常心

云云

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故無不可教之人也常者一定不移之意謂聖人之心至虛無我以至誠待物曾無一定之心但以百姓之心爲心耳以聖人復乎性善而見人性皆善故善者固已善之即不善者亦以善遇之彼雖不善因我以善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善矣故德善以聖人至誠待物而見人性皆誠故信者固已信之即不信者亦以信待之彼雖不信因我以信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信矣故云德信以天下人心不古日趨於澆薄聖人處其厚而不處其薄汲汲爲天下渾厚其心惓惓猶汲汲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者謂注目而視傾耳而聽司其是非之昭昭聖人示之以不識不知無是非渾然不見有善惡之跡一皆以淳厚之德而遇之若嬰孩而已故云皆孩之若以嬰孩待天下之人則無一人可責其過者聖人之心如此所以不言而信無爲而化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矣

第五十

出生入死

云云

此言聖人所以以超乎生死之外者。以其澹然無慾忘形之至。善得無生之理也。出生入死者。謂死出于生也。言世人不達生本無生之理。故但養形以貪生。盡為貪生以取死。是所以入于死者。皆出于生也。大約十分而居其九。而不屬生死者。唯有一焉。而人莫之知也。生之徒者。養形壽考者也。死之徒者。泊欲忘形。火馳而不返者也。動之死地者。嗜欲戕生。無所避忌者也。舉世之人。盡此三種。而皆不免入於死者。以其出於貪生也。何所以故。以其生之厚耳。是皆但知養生而不知養生之主。苟不知養生之主。皆為不善養生者也。攝養也。蓋聞善養生者。不養其生而養其生之主。然有其生者。形也。主其生者。性也。性為生主。性得所養。而後其真。則形骸自忘。形忘則我自空。我自空則無物與敵。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兔欲伐性。甚於兕虎。甲兵也。以無我故。縱遇之。而亦無可傷。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亦無所容其刃矣。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是知我者。生之寄生者。死之地也。無我無生。又何死之有。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是知生本無生。則知死亦不死。此所以貴朝聞道而夕死可矣。非超乎生死之外者。不易致此。

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

云云

此言道德為萬物之本。欲人躬道履懷而造乎至德也。然道為

天地根。故萬物非道不生。且道但能生之而已。然非德不畜。畜長養也。如陽和之氣含育而培養之。皆其德也。故道德無形。乃物以形形。猶見也。苟不知道德之大。但即物而觀。可知已。故曰物形之。且道之生物。唯一氣流行。苟無四時寒暑之序。生殺之勢。則雖生之畜之。而亦不能成熟之也。所以成萬物者。又因其勢也。勢者。凌逼之意。若夫春氣逼物。故物不得不生。秋氣逼物。故物不得不成。此其皆以勢成之也。觀其成物之功。故知其道無位而尊。無名而貴。所以如此尊貴者。乃道躰之自然。又非有以命之者。故云莫之命而常自然。若侯王之尊。則受命於天。卿相之貴。則受命於君。故凡稟命而得之者。亦可奪而失之也。豈常然耶。以道德乃天然尊貴。故莫之命而常自然耳。所以常然而不失者。以其躰至虛。故其用至大。所以萬物賴之以生長之。既生長而又含育之。既育而又成熟之。既成熟而又愛養以覆獲之。此所謂成始成終。而道德之量何如耶。且如此生之生生不已。而不自有其生。如此作為以成熟之。而不自恃其為。雖為萬物之主。而不自以為宰。所以為玄德也。是故君天下者。貴乎躰道虛懷。而造德之至也。

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

一云

一云

此言躰道之方。當以皆物合道為要妙也。由萬物皆資始乎道。故云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所謂道生之也。是知道為躰。而物為用。故道為母。物為子。人若但知道躰虛無。而不知物從物此。

生是知母而不為子。則淪於斷滅。若但知物而不知道則殉物而忘道。則失其性真。所以既知其母亦復要知其子。所謂有躬有用也。既知物從道生。則不事於物。故云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謂用不離躬也。体用兩全。動靜不二。故沒身不殆。殆。危也。又盡也。下方舟母之方。允為口。門乃眼耳。為視聽之根。謂道本無言。言生理喪。妄機鼓動。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唯是必緘默以自守。所謂多言數究。不如守中。故云塞其兌而道之於物耳得之而為聲。目得之而為色。若馳聲色而忘返。則逐物而皆性。是必收視返聽。內照獨朗。故曰閉其門。如此則終身用之而不勤矣。勤勞也。若徒執言說以為得。以資耳目之欲。火馳而不返。則是開兌濟事。喪心於物。則終身不可救矣。是皆不能戒謹於隱微之間。而忽於欲機之兆。非為明也。孔子曰。知機其神乎。故云見小云。明以道自勝。故云守柔云。強是故學。人當用其光。復其明。則無遺身殃也。然光道之用也。明道之躬也。用不離躬。故用愈光而体愈明。此所以能無遺其殃也。承襲也。且真常之道。吾固有之。但凡人不能承襲而自絕耳。苟能如此。做工夫。則綿綿而不絕矣。故云是謂襲光。

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

云

云

▲ 夸

韓非本
作竿

此言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歎道之難行也。介然猶些小。乃微少之意。蓋謙辭也。老子意謂。使我少有所知識。而欲行此大道於天下。奈何天下人心奸險可畏。而將施之於誰耶。故云唯

施是長且有施而無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故可畏何也以大道甚坦夷真摯而民心邪僻不由於大道皆好徑矣民好徑則教化衰教化衰則奸愈甚奸愈甚則法益嚴故云朝甚除除謂革其弊也且法令滋彰賊盜多有是以朝廷之法日甚嚴而民因法作奸更棄本而不顧好為游食故田日甚蕪田甚蕪則倉日甚虛倉甚虛而國危矣風俗之壞民心之險一至于此君人者固當躬行節儉清淨無欲以正人心可也且在上之人猶然不知止足而虛尚淨華極口體之欲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且上行下效據如影響故上有好之而下必有甚焉者是則民之為盜皆由上以唱之也故云是為盜竿竿樂之首而為先唱者也如此豈道也哉上下人心之如此所以道之難行也

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云云

此言聖人所以功德無究澤及子孫者皆以真修為本也舉世功名之士靡不欲建不拔之功垂不朽之業至皆不能悠久者以其皆以智力而建之則有智力過之者亦可以拔之矣抱守也脫猶奪也謂失脫也以機術而守之則有機術之最者亦可以奪之矣是皆不善建不善守者也至若聖人復性之真建道德於天下天下人心感服確乎而不可拔故功流萬世澤及無窮傑然而不可奪此皆善建善抱所以福及子孫故祭祀綿遠而不絕也是故學道之人修之於身故其德乃真莊子云道之

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為天下故云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性觀身則性真而身假若以我身而觀天下之身則性同而形忘以此觀家則家和以此觀鄉則鄉睦以此觀國則國治以此觀天下則天下平所謂以性融物則天下化會物為己則天下歸故其德乃普是以聖人正真之外無餘事故唯以此

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

云

云

▲以尾毒傷物云螫

以爪按物云搏

以翅擊物云搏

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為外物之所搖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然人之所以有生者賴其神與精氣耳此三者苟得其養如赤子則自不被外物所傷矣故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且毒蟲猛獸攫鳥皆能傷入之物至於赤子則毒蟲雖毒而亦不螫猛獸雖惡而亦不搏攫鳥雖梟而亦不搏何也以其赤子不知不識神全而機忘也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入獸不乱群入鳥不乱行彼雖惡而不傷以其無可傷之地此言聖人神之至也且如赤子之骨最弱筋極柔手無報而屈屈極固不可擊且亦不知陰陽之合而峻亦作者乃精滿之至聖人筋骨亦柔弱而所握亦堅固者以其精純之至也故草木之有精液者則柔弱而連固精竭者則枯槁而萎散是知聖人如嬰兒者以精得其養故也然赤子終日号啼而咽嗌不嘎啞者以其心本不動而無衰傷然慕之情乃氣和之至聖人之心和亦然斯三者

皆得其所其養之厚故所以此赤子之德也。且此三者以神為
主以精為衛以氣為守。故老子教人養之之方當先養其氣故
曰知和云常何也。蓋精隨氣轉氣逐心生故心妄動則氣散氣
散則精溢所謂心著行媮男女二根自然流液故善養者當先
持其心勿使妄動心不妄動則平定心平則氣和氣和則精自
固而神自安真常之性自復矣。故云知和曰常如所云不認
氣之心為心則真常之性自見。故云知常云明。意謂知真常之
性者可稱明智矣。苟不知真常之性徒知形之可養而以嗜欲
口腹以益其生殊不知生反為其戕性反為其傷。故云益生云
祥祥妖也言益生反為生之害也。心不平則妄動而使氣氣散
則精竭精竭則形枯。故云心使氣云強強木之枯槁也。過強曰
非故云物壯則老草木之物過壯則將見其枯槁而老人之精神
元氣不知所養而作喪太過可謂不道之甚矣。不道之甚乃速
其死也。故云不道早已已者紀也。此老氏修養功夫源頭蓋出
於此而後之學者不知其本妄稱多方傍門異術失老氏之指
多矣。 神聖難測其妙其功以養天不貴以

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云云

此言聖人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
道玄同也。謂聖人自知之明故善能含養于心而不形於言以
自知之真言有所不及也。若失常人嘵嘵資於口談者皆非真
知者也。故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下言養之之方。允為口為說

謂聖人緘默自守。不事口舌。故云塞其兌。不事耳目之玩。故云
閉其門。遇物渾圓。不露鋒芒。故云挫其銳。心跡湛寂。釋然無慮。
故云解其紛。紛謂紛紜雜想也。含光歛耀。順物忘懷。故云和其
光。同其塵。此非妙契玄微者不能也。故云是謂玄同。聖人造道
之妙。大而化之。至於此。其心超然塵表。故不可得而親。精誠動
物。使人見而不能捨。故不可得而踈。淡然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妙出死生。故不可得而害。視王侯之位如隙塵。故不可得而貴。
披褐懷王。故不可得而賤。以其聖人跡寄寰中。心超物表。不在
親踈利害貴賤之間。此其所以為天下貴也。

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

云云

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為正。而不可用奇巧以誘
民也。且奇巧詐術是為詭道。但可用之於兵。不可以治國。故云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然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乃好事
者為之耳。非取天下之具也。故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無事
可以取天下之然哉。以此。此指下文有事而言。蓋忌諱利器。巧
巧。法令皆有事也。此何以不足取天下。且天下多忌諱。而民彌
貪。忌諱。謂禁不敢作。諱。謂不敢言。只如文王之囿。七十里。與民共
之。芻蕘。雉免。取之者無禁。即有不使於民者。言之不諱。所以民
得安其生。故在上者無事。而民日富。今則殺其麋鹿者。如殺入
之罪。取之者死。民有不使言之者。戮。故民不聊生。且又無所借

手足。此多忌諱之事而民彌貪也。賢者國之利器也。今國無道。賢者在野。是利器在民不在朝。所以國家滋昏。由上多欲好奇。故人心雕琢。技巧日生。技巧生而奇物滋起。奇物起則貪愈甚。貪愈甚而盜賊生。故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也。以此天下擾擾而不安。是皆有為妄動。有事多欲之過也。故古之聖人有言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宜矣。

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一云
一云

此詳言上章有為之害。而示之以無為之方也。悶悶無知貌。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由百姓皆注其耳目。若示有知。即上云法令滋彰盜賊潛有矣。故聖人多行密用。令其悶悶然若無所知。則民情不鑿奸偽自然不生。故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若其政令察察然分星譬兩。則民多不自安。缺缺然憂有餘矣。故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缺缺多憂不足之意。蓋禍福之機端在人心之所萌。若其機善則禍轉為福。若其機不善則福轉而為禍。此禍福相倚伏也。由人機心不息則禍福施轉如循環之無端。人孰能知其止極耶。故孔子曰。知機其神乎。謂是故也。然禍福循環之如此。豈無真人而以理正之耶。但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邪正不分。善惡顛倒。本示之以正。則彼反以為奇詭。本教之以善。而彼返以為妖怪。正所謂表信而勞諫。則以為厲謗。此人心之迷罔之久矣。縱有聖人之教亦不能正之矣。莊子云。

三人行一人迷猶有解者二人惑則不能易今天下皆迷其誰能解之耶是以聖人遊濁世以化民貴在同塵和光渾然無跡故雖方而不傷其割割謂割截乃鋒稜太露也雖廉而不傷於劇劇謂刻削太甚也雖直而不傷於肆肆謂任意無忌也雖光而不傷於耀耀謂銜耀已見也此聖人有所長而能養其所長故為天下貴此所以無為而治好靜而自安無為而民自化矣

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云云

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為外王內聖之道也蓋有而不用之意

老子所言人天莊子解之甚明如云不以人害天不以物傷性蓋人指物欲天指性德也言治人事天莫若嗇者然嗇即復性工夫也謂聖人在位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子女玉帛聲色貨利充盈于前而聖人以道自守視之若無澹然無欲雖有而不用所謂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此以嗇治人也聖人并包四海智周萬物不以私智勞慮而傷其性真所謂毋搖爾精毋勞爾形毋使汝思慮營營蓋有智而不用其智此以嗇事天也復性工夫莫速于此故云是謂之早復此復字是復卦不遠復之意言其速也又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莊子云賊莫大於德有心然有心之德施於外故輕而不厚復性之功天德日全不期復而自復所謂復見天地之心故云早復謂之重積德能重積德則無不克矣此克字乃克敵之克即顏子克己之克以

性德日厚。則物谷消融。而所過者化。無欲與敵。則其德高明。廣大民無德而稱焉。故云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極其極。猶涯量也。此內聖之德既全。雖無心於天下。乃可以托於天下。故云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此內聖之道。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故云可以有國。此道先天地不爲老。後天地不爲終。故曰可以長久。古人所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者。如此而已。結句蓋古語。老子引證。以結其意耳。

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云云

此言無爲之益。福利于民。返顧有爲之害也。凡治大國。以安靜

無擾爲主。行其所無事。則民自安居樂業。而蒙其福利矣。故云若烹小鮮。烹小鮮。則不可撓。撓則糜爛而不全矣。治民亦然。夫虛政害民。災害並至。民受其殃。不知爲政之道。乃以鬼神爲厲而傷人。反以祭祀以要其福。其實君人者不道所致也。若以道德君臨天下。則和氣致祥。雖有鬼而亦不神矣。不神謂不能爲禍福也。且鬼神非無。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昭格于上下耶。第雖靈爽赫然。但只爲民之福。不爲民害。故云非其鬼不神。但其神不傷人耳。然非其神不傷人。實由聖人含哺百姓。如保赤子。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而絕無傷民之意。故鬼神協和而致福也。故云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如湯之時。七年太旱。湯以身代犧牲。藉第以禱。致雨三日。故民皆以湯主克。誠感格所致。斯蓋由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此無為之德。指民如此。

第六十一

大國

云

此言君天下者當以靜勝為主。不可以力相尚也。夫流之在下者如江海衆水歸之。故大國之在天下衆望歸之。故如流之在下。以為天下之交。納汗含垢無所不容。又虛而能受。如天下之牝也。凡物之雌云牝。云雄牡。牡動而牝靜。動則不育。靜能有生。是牝以靜勝牝也。以此譬喻聖人之德。然聖人為天下牝者。以天下之人衣食皆賴之以生。爵祿皆賴之以榮。萬機並集于一人。故君道無為而皆任其所欲。各遂其所生。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置。此似牝靜勝牡也。是則靜為群動之歸趨。故以靜為下。大字小。小事大。皆有以下之也。取者得之易也。大字小如母養子。小事大如子奉母。精神相孚相得最易。故如撥之也。然大字小必有容。故云或下以取。以猶左右之也。小事大必有所忍。故云或下而取。而因而取之也。皆無妄動之過。故交歸焉。且大國之欲不過兼畜人。非容無以成其大。小國之欲不過入事人。非忍無以濟其事。兩者既各得其所欲而大者更且下。何地以大國素尊。推天下耳。故特勉之。此老子見當時諸侯專於征伐。以力不以德。知動不知靜。徒見相眼之難。而不知下之一字為至簡之術。蓋傷時之論也。

第六十二

道經卷下

三十一

道者萬物之奧

云云

此言道之為貴。誠人當勉力以求之也。道者萬物之奧。奧者室之西南隅。有室必有奧。但人雖居其室而不知奧之深邃。以譬道在萬物施之。日用尋常之間。人日用而不知。故如奧也。然道既在萬物。足知人性皆同。雖有善惡之差。而性未嘗異。以其俗習之偏耳。故善人得之以為寶。惡人雖失。亦賴此道保之。以有生。故云所保。苟非其道。以保之。則同無情瓦石矣。足見理本同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由此觀之。天下豈有可棄之人耶。且一言之羨。則可以市。市利也。一行之尊。則可以加。干人之上。況木道之貴。豈止一言之羨。一行之尊。且人之全。員而不乏。缺。一毫者。斯則不善之人。又何棄之有耶。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古語也。老子解之云。然天子三公不足為尊貴。拱壁駟馬不足為榮觀。總不如坐進此道。所以貴此道者何耶。豈不曰未道以得之。縱有罪亦可以免之耶。是知桀紂天子也。不免其誅。四凶三公也。不免其戮。非無拱壁駟馬。而竟不能免其罪。故夷齊諫武王而不兵。巢許傲天子而不譴。豈非未以得有罪。以免耶。况夫一念復真。諸罪頓滅。苟求而得立地超凡。故為天下貴也。

第六十三

為無為

云云

此言聖人入道之要妙。示人以真切工夫也。凡有為。謂智巧有

事謂功業有味。謂功名利欲。此三者皆世人之所尚。然道本至
虛而無爲。至靜而無事。至淡而無味。獨聖人以道爲懷。去彼取
此。故所爲者無爲。所事者無事。所味者無味。故世人皆以名位
爲大。以利祿爲多。而取之。然道至虛微。淡泊無物。皆以爲小小。
故棄而不取。聖人去功與名。釋智遺形。而獨與道游。是去其大
多而取其小小。故以至小爲至大。至少爲至多。故大其小。而多
其少也。試觀世人報怨以德。則可知矣。何也。且世之人。無論貴
賤。事最大而難解者。怨也。然怨之始也。偶因一言之失。一事之
差。遂相構結。以至殺身滅名。亡敗家之禍。甚至有積怨深憤。父
子子孫累世相報而未已者。此舉世古今之恒情也。豈非其事
極大且多哉。惟聖人則不然。察其怨之未結也。本不有始結也。
事甚小。既結也。以爲無與於已。故無固執不化之心。亦無有我
以與物爲匹敵。其既往也。事已消之。未其朕而不可得。以此觀
之。則任彼之怨。在我了無報之之心矣。然彼且以爲有怨。在我
全無報復之心。彼必以我爲德矣。是所謂報怨以德。非謂曲意
將德以報怨也。孔子以真報怨。正謂此耳。斯則怨乃事之至大
而多。人人必有難釋者。殊不知有至易者存焉。是所謂爲無爲
事無事。大其小而多其少也。天下之事。何獨於怨。而事事皆然。
故天下之事。至難者。有至易存焉。至大者。有至細存焉。人不見
其易與細。而于難處圖之。太處爲之。必終無成。苟能圖之於易。
而爲之於細。鮮不濟者。以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
於細。故也。作者始起也。是以聖人虛心躡道。退藏於密。跡愈隱
而道愈光。澤流終古。而與天地參。此所謂終不爲誠之云。夫輕
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謂世人不可將事作容易看也。且容易

許人謂之輕諾凡輕許者必食言而寡信見事之容易而輕爲者必有始而無終是故易字非容易也世人之所難而聖人之所易世人之所易而聖人之所難故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猶應作最古字通用更也謂世人之所甚易者而聖人更難之故終不難耳觀夫文王兢兢周公業業戒慎恐懼乎不觀不聞皆聖人之難也余少誦畫難於易爲天於細二語只把作事看及余入山學道初爲極難苦心不可言及得用心之訣則見其甚易然初之難即今之易即初之難然治心如此推之以及天下之事皆然此聖人示人入道之真切工夫也志道者勉之

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云云

此釋上章圖难于易爲天王細之意以示聖人之要妙只在爲人之所不爲以爲孝道之據徑也治入事天工夫全在於此安與未兆蓋一全不生喜怒未形寂然不動之時吉凶未見之地乃禍福之先所謂幾先也持字全是用心力量謂聖人尋常心心念念朗然照下一念未生之前持之不失此中但有一念動作當下就見就知是善則容是惡則止所謂早復孔子所謂知幾其神乎此中下手甚易用功少而收功多故云其安易持兆是念之初起未兆即未起此中喜怒未形而言謀者此謀非機謀謀乃戒慎恐懼之意于此着力圖其早復蓋第一念爲之於未有也若脆與微乃是一念始萌乃第二念耳然一念雖動善

惡未著甚。且微於此着力。所謂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已下三句。皆譬喻。毫末喻最初一念。累土足下喻最初一步工夫也。上言用心于內。下言作事于外。為報二句。言常人不知着力於未然之前。却在既祭之後。用心為之。則返敗報之。則反失矣。聖人見在幾先。安然于無事之時。故無所為而亦無所敗。虛心鑒照。故無所報而亦無所失。以其聖人因理以達事耳。常民不知在心上做。却從事上做。費盡許多力氣。且每至於幾成而敗之。此特機巧智謀有心做來。不但不成。縱成亦不能久。以不知聽其自然耳。慎終如始。始乃事之初。終乃事之成。天下之事。縱然盈乎天地之間。聖人之見察其始也。本來不有以本不有。故將有也。任其自然。而無作為之心。及其終也。事雖已成。觀之亦似未成之始。亦無固執不化之念。此所謂慎終如始。故無敗事也。是以已下。總結聖人返常合道也。若夫衆人之所欲者。功名利祿。玉帛珍奇。所學者。權謀智巧。火馳於此。往而不返。皆其過也。至於道德無為。皆以為賤。而所不欲。以為無用。而不學。故特智好為。以傷自然之樸。聖人雖欲釋智。以復衆人之過。耳。以特萬物之自然。故終不敢為也。莊子內聖外王學問。全出於此。言人日用明此。可以坐進此道。以此用世。則功大名顯。伊周專業。特緒餘耳。豈不至易哉。錄矣。世間非欲情。而足自足。非無為而

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

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為本。不可以智誇民也。明者。照

然揭示之意。愚者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之意。夫民之所趨。皆觀望於上也。所謂百姓皆注其耳目。凡民之欲蔽。皆上有以啓之。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聖人在上。善能以斯道覺斯民。當先身以教之。上先不用智巧。離欲清淨。一無所好。若無所知者。則民自各安其日用之常。絕無一念好尚之心。而黠滑之智。自消奸盜之行。自絕矣。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故云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重在以字。前云衆人皆有以。以如春秋。以某師之。以謂左右之。也。此其上不用智。故民易治耳。然民之難治者。皆用智之過也。足知以智治國者。返爲害也。乃國之賊。不用智而民自安。則爲國之福矣。人能知此兩者。可爲治國之楷式也。楷式。好規模也。苟能知此楷式。是謂之玄德矣。玄德。謂德之玄妙。而人不測識也。故歎之云。玄德深矣。豈矣。非淺識者所可知也。民之欲火馳而不返。唯以此化民。則民自然日與物相反。而大順於妙道之域矣。語云。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猶有智也。况玄德乎。

第六十六

江海

云

云

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也。百川之水。不拘淨穢。總歸于江海。江海而能容納之。以其善下也。此喻聖人在上。天下歸之。以其無我也。欲上民。必以言下者。言者心之聲也。故君天下者。尊爲天子。聖人虛心應物。而不見其尊。故凡出言。必謙下。如云。孤寡不克。不以尊陵天下也。欲先人必

以身後之者。身者心之表也。君天下者。貴為天子。天下推之以為先。聖人忘已與入。而不自見。有其貴。故凡於物欲澹然無所嗜好。不以一己之養害天下也。重者猶不堪也。是則聖人之心。有天下而不與。故雖處上而民自堪。命不以為重。雖處前而民自遂。生不以為害。此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無我之至。乃不爭之德也。此爭非爭鬪之謂。蓋言心不馳競於物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莊子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已難。此則能使天下忘已。故莫能與之爭耳。

第六十七

天下皆

云

云

此章老子自言所得之道。至大。世人不知其實所守者。至約也。道大如巍巍乎。惟矢為大。蕩蕩乎。民無稱焉。言其廣大難以名狀也。不肖如孔子云。不器。太史公謂孟子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之意。即莊子所謂大有徑庭。不近人情也。此蓋當時人見老子其道廣大。皆如下文所云。以勇廣器長稱之。且不得而名。故又為不肖。即若孔子稱之猶龍也。故老子因時人之言。乃自解之曰。天下人皆謂我之道大。似乎不肖。無所可用。惟其大。所以似不肖。不肖者。與物相似。如俗云一樣也。若肖作一句。久矣其細作一句。倒文法耳。謂我若是與世人一樣。則成細人久矣。又安得以道大稱之哉。下文釋其大之所以。謂世人皆見其物莫能勝我。遂以我為勇。見我寬裕有餘。遂以我為廣。見其人皆推我為第一等人。遂以我為器長。器者人物之通稱也。以此故皆謂

我道大其實似無所肖。殊不知我所守者至約。乃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三法而已。慈者并包萬物。覆育不遺。如慈母之育嬰兒。儉者畜地。有而不敢盡用。不敢為天下先者。虛懷游世。無我而不與物對。然以慈育物。物物皆已。且無已與物敵。物自莫能勝矣。故云慈故能勇。心常自足。雖有餘而不用。所處無不裕然寬大矣。故云儉故能廣。物我兩忘。超然獨立。而不見有已。以處人前。故人皆以我為畸人。推為今中之最上者矣。故云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以此故皆以我為道大。似不肖耳。以我所守者如此。即前所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也。以此三者乃大道之要妙耳。且今世人捨慈而言勇。捨儉而言廣。捨後言先。死矣。此死字非生死之死。如禪家所云死在句下。蓋死活之死。言其無生意也。以世人不知大道之妙。但以血氣誇侈爭勝。做工夫。故一毫沒用頭。皆死法。非活法也。且此三者之中。又以慈為主。不但學道。即治天下國家。莫不皆然。若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王師無敵。民效死而勿去。皆仁慈素有所孚。故為戰勝守固之道。此所謂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天下國家。以天地之大德云生。故天將救斯民。而純以慈衛之。故聖人法天利用。而以慈為第一也。世俗惡足以知之。故知治世能用老氏之術。坐觀三代之化。所以漢之文景。得糟粕之餘。施於治道。迥超百代耳。此老子言言皆真實工夫。切於人事。故云甚易知。易行學人視之。太高。類以虛玄談之。不能身躰而力行。故不得其受用耳。惜哉。

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云

云

此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釋上三寶之意也。一章主意只在善用。用人者爲之。下一句乃假兵家戰勝之事。以形容其慈。乃不爭之至耳。士者介冑之士。武者武勇。然士以武爲主戰。以怒爲主。勝敵以爭爲主。三者又以氣爲主。况善於爲士者。不用武。善於戰者不在怒。善於勝者不必爭。即前所云以慈用兵也。意謂武怒爭三者。獨兵事所必用。若用之而必死。故善者皆不用。何况常人。豈可恃之以爲用耶。乃驕矜特氣。不肯下人。故人不樂其用。乃不善用人耳。故古之善用入者。必爲之下。即此是謂不爭之德也。若以力驅人。能驅幾何。若以下驅人。則天下歸之。是以下用人最有力也。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其有力也。是謂配天古之極者。乾天坤地。若天地正位。則爲否。而萬物不生。若乾下坤上。則爲泰。是知天在上。用在下也。聖人處民上。而心在下。可謂配天之德。此古皇維極之道。置百姓於熙皞至樂之中。斯豈不爭之德。以治天下。而爲力之大者與。此章主意全在不用氣上做工夫。即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純和之至。則形化而心忘。不見物爲對。則不期下而自下矣。殆非有心要下。而爲用人之術也。然學人有志於謙德。則必尊而光。况聖人無我之至乎。

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云

云

行無行

音枕戶剛

反執無。兵者五兵器械謂戈矛斧戟于也。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釋上三寶以慈爲本之意也。然慈乃至仁之全德也。所謂大仁不仁。以其物我兼忘。內不見有施仁之心。外不見有受施之地。故凡應物而動。皆非出於有心好爲。蓋迫不得已而後應。故借用兵以明慈德之至也。何以知之。且如古之用兵者。有言云。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此觀之。足可知也。古之用兵。如涿鹿孟津之師是也。兵主如春秋征伐之盟主。蓋專征伐主於兵者。言以必爭必殺爲主也。客如諸侯應援之師。本意絕無好殺之心。以兵主召之。迫不得已懼之而後應也。不敢爲王者。言其本無好殺之心。今雖迫不得已而應之。然亦聽之待之。若可已則已。以無心於功利。故絕爭心。所以進之難而退之易。故云不敢進寸而退尺。言身進而心不進。是以退心進也。以無爭心。故雖行而如不在行陣。雖攔而若無臂之人。仍相仍猶就也。言彼以我爲敵。而我就以彼爲敵也。雖就亦似無敵可對。雖執猶若無兵可揮。戒懼之至。而不敢輕於敵。由不敢輕敵。所以能保全民命。不傷好生之仁。然禍之大者。莫大於輕敵。以輕敵則多殺多殺則傷慈。故幾喪吾寶矣。抗兵乃兩敵相當。不相上下。難於決勝。但有慈心哀之者。則自勝矣。何則。以天道好生。助勝於慈者也。由是觀之。兵者對敵必爭。必殺以取勝。今乃以不爭不殺而勝之。蓋以慈爲本。故也。足見慈乃不爭之德。於施必爭之地。而以不爭勝之。豈非大有力乎。用之於敵。尚如此。况乎聖人無物爲敵。而以平等大慈。并包萬物。又何物而可勝之耶。故前云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此章舊解多在用兵上說。全不得老子主意。

今觀初一句。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則不然。明白是釋上慈字。以明不爭之德耳。

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

一云不難而難。一云言出而長。其言甚易知。

此章示人立言之指。使知而行之。欲其深造而自得也。老子自謂我所言者。皆人人日用中最省力一着工夫。明明白白。甚容易知。容易行。只是人不能知。不能行耳。以我言言事事皆以大道為主。非是漫衍荒唐之說。故云言有宗。事有君。宗君皆主也。且如一往所說。絕聖棄智。虛心無我。謙下不爭。忘形釋智。件件都是最省力的工夫。放下便是。全不用你多知多解。只在休心二字。豈不最易知。最易行耶。然人之所以不能知者。因從來人。人都在知見上用心。除却知字。便無下落。以我無知無識。一看極難湊泊。所以人不知我耳。故云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然無知一着。不獨老子法門宗旨。即孔子亦同。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此豈不是孔聖亦以無知為心宗耶。此夫子見老子後。方得妙悟如此。故稱猶龍。正謂此耳。然以無知契無知。如以空合空。若以有知求無知。如以水攸石。所以孔老心法。千古罕明。故云知我者希。若能當下頓悟此心。則立地便是聖人。故云則我者貴。則謂法則言取法也。聖人懷此虛心。妙道以遊世。則終日與人周旋。對面不識。故如披褐懷玉。永嘉云。貪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此一章書。當在末後結束。蓋老子向上一往所言。天人之蘊。至此已全露太盡。故着

此語後章只是要人在日用着力做工夫。以至妙悟而後已。

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云此聖人對此語

此承上言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然世人之知乃敵物分別之知有所知也。聖人之知乃離物絕待照體獨立之知無所知也。故聖人之無知非斷滅無知乃無世人之所知耳。無所知乃世人所不知也。世人所不知乃聖人之獨知。人能知其所不知之地則為上矣。故云知不知上。若夫臆度妄見本所不知而強自以為知或錯認無知為斷滅同於本有之無知。此二者皆非真知。適足為知之病耳。故云不知知病。若苟如此二者為知之病則知見頓亡可造無知之地而無強知妄知之病矣。故云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但無強妄之知故稱無知。非是絕然斷滅無知也。故云聖人不病此假工夫更無別樣玄妙如唯病其妄知強知是病而不用是以不墮知病之中而名無知此無知乃真知。若知此真知則終日知而無所知斯實聖人自知之明。常人豈易知哉。此所以易知易行而世人不能知不能行也。古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一字衆禍之門。然聖人無知之地必假知以入。若悟無知則妄知自泯此乃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也。若執有知以求無知則返增知障此乃衆禍之門。正是此中知之病也。知不知上最初知字正是入道之要。永嘉云所謂知者但知而已。此句最易而難明。學者日用工夫當從此入。

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

云云

此章教以遺形去欲為入道之工夫以造聖人無知之地也。凜然赫然而可畏者謂之威如云寒威炎威是也。是則凡可畏者皆謂之威唯國之大罰與天地之肅殺乃大威也。此借以為戒。生傷性者之喻世人以為小惡不足戒而不知畏必致殺身而後已。此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喻世人祇知嗜欲養生者皆足以養生而可畏也。且若嗜酒飽死於酒飽嗜利欲必死於利欲嗜飲食必死於飲食是則但有所嗜而不知畏必至於成生傷性而後已。此不畏威故大威至矣。然人但知嗜而不知畏者以其止知有身之可愛有生之可貴以此為足而不知大有過於此者性也。且吾性之廣大與大虛同躰乃吾之真宅也。苟以性視身則若大海之一漚太虛之一塵耳。至微小而不足貴者人不知此而但以葭爾之身以為所居之地將為至足而貴愛之則狹陋甚矣。故戒之云無狹其所居狹其所居者將以此身此生為至足也。故又戒之云無厭其所生。厭足也。若知此身此生之不足貴則彼物欲固能傷生亦不足以害我矣。以其無死地也。故云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厭棄也。故聖人自知真性而不見生之可養自愛遺形而不見身之可貴。此聖人之所獨知。世人之所不知也。故去彼衆人之所知取彼所不知以為道之要妙耳。以此足見世人之所知者皆病也。聖人病之而不取故不病也。後三章互相發明此章之旨。

第七十三

勇于敢云

云

緝

音闡舒緩也

此言天命可畏報應昭然教人不可輕忽也勇者決定之志也
 敢者不計利害而決于為也殺害死生也謂凡世人作事不顧
 利害不怕死生而敢為之然敢乃必死之地故云勇于敢則殺
 若用志于不敢為是足以保身全生故云勇于不敢則活此天
 道必然之理也且此一者亦有敢而生不敢而死者至若顏子
 天而盜跖壽此乃當害而利當利而反害者何耶况天道好謙
 而惡盈與善而惡惡是則為惡者當惡而不惡斯豈報應差舛
 耶世皆疑之故解之云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故所以然也孔
 子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由此觀之生好而仁善雖
 生亦死身滅而仁成雖死亦生斯則跖非壽顏非夭矣此乃天
 道所以然之妙而非世人所易知是以聖人于此猶難之不敢
 輕忽而敬畏之所謂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也故下文歷示天道
 之所以逆天者亡故不爭而善勝感應冥符故不言而善應吉
 凶禍福如影響故不召而自來然報愈遲而惡愈深禍愈慘故
 緝然而善謀以報速者有所警報緩則不及悔必至盡絕而後
 已此所謂善謀也是則天道昭昭在上如網之四張雖恢恢廣
 大似乎踈濶其實善惡感應毫髮不遺此所謂踈而不失也世
 人不知天命之如此乃以敢以強以爭競於名利之場將謂一
 身之謀不顧利害死生而為之自謂智力以致之蓋不知命之
 過皆取死之道也可不畏哉

第七十四

民不

二云

此承上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不可有心尚殺以傷慈也治天下者不知天道動尚刑威是以死懼民也老子因而數之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耶以愚民無知但為養生口脣之故或因利而行却奪或貪欲而嗜酒色明知日蹈死亡而安心為之是不畏死也如此者衆豈得人而盡殺之耶若民果有畏死之心但凡有為奇詭之行者吾執一人而殺之則足以禁天下之慕矣如此誰又敢為不法耶民既不畏死殺之無益適足以傷慈耳夫天之生民必有以養之而人知天不妄命模肆貪欲以養生甚至小顧利害而無忌憚以作惡是乃不畏天威天道昭昭必將有以殺之矣是在常自有司殺者殺無庸有心以殺之也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今夫人主操生殺之權乃代天之威以保民者若民惡貫盈天必殺之人主代天以行殺故云代天司殺者殺如代天匠斲也且天鑑昭明毫髮不爽其於殺也運無心以合度揮神介以巧裁不疾不徐故如大匠之斲運斤成風而不傷鋒犯手至若代天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何也夫有心之殺乃嗜殺也嗜殺傷慈且天之司殺實為好生然天好生而人好殺是不畏天而恃之返取其訣此所以為自傷其手也孟子云不嗜殺久者能一之此語深得老子之餘意故軻力排楊墨而不及老莊良有以焉至哉仁人之言也

第七十五

民之

云

此釋上章民不畏死之所以。教治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為本也。凡厥有生，以食為命。故無君子莫治，野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是則上下同一命根也。然在上之食必取稅，下民一夫之耕不足以養父母妻子。若取之有制，猶可免於饑寒。若取之太多，則奪民之食以自奉，使民不免於死亡。凡賊盜起於機寒也。民既饑寒矣，求生不得而必至於奸盜詐偽，無不敢為之者。雖有大威亦不畏之矣。是則民之為盜由上有以驅之也。既驅民以致盜，然後用智術法令以治之。故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民所以

愈難治。雖有斧鉞之誅，民將輕死而犯之矣。由是推之，民之輕死良由在上求生之厚以致之，非別故也。厚重也。此句影前當有一上字。方盡其妙。然重於求生以但知生之可貴而以養生為事，不知有生之主。苟知養生之主，則自不見有身之愛。有生之可貴，欲自消而心自靜。天下治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故云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勝也。此中妙處難盡形容。當熟讀莊子養生主馬蹄肱篋諸篇。使是泮解。又當通前四章返復參玩。方見老子喫緊處。

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也

云云

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在上者當先自化而後可以化民也。結句乃本意。上文皆借喻以明之耳。經云：此上衆生其性剛強，難調難化。故老子專以虛心無爲，不敢爲立教之本。全篇上下專尚柔弱，而斥剛強。故此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乃借人物草木爲喻。是以兵喻戒懼，木喻心虛言，兵若臨事而懼，不敢輕敵，故能全師，以自勝。是以全生爲上，而多死爲下也。木之枝條以冲氣爲和，故欣欣向榮而生意自見。是以虛心柔弱在上。若成拱把，則粗幹堅強者在下矣。以此足知戒懼虛心，柔弱翁受者，方可處于民上也。若夫堅強自用，敢于好爲，則終無有生意矣。此語大可畏哉。

天之道

云云

此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弓之爲物，本附高而有餘，弦而不足，乃弛而不用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附有餘之力，以補弦之不足。上下均停，然後巧於中的。否則養由逢蒙，無所施其巧矣。天之道亦由是也。以其但施而不受，皆損一氣之有餘，以補萬物之不足。均調適可，故各遂其生。人道但受而不施，故人主以天下奉一己，皆損百姓之不足，以補一人之有餘。哀寡益多，故民不堪其命。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哉。唯有道者，達性分之至足，一身之外皆餘物也。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即以所養而養民，乃能以有餘奉不足也。是以聖人與道爲一，與天爲從，故法天制用，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

功此損之至也損已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也其不欲見賢耶一句謂我地由損而至故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此之謂之

第七十七

天下莫柔弱於水

云

此結通篇柔弱之意欲人知而能行也無以易之易輕易也即左傳訓師無易敵之易謂師之柔弱則敵人有以料而易之以取勝至若水之柔弱則人莫能料莫能料故無以易之而卒莫能以取勝此所以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莫能先謂無有過於此也世人皆以柔弱為不足取率輕易之故天下皆知之而莫能

行以柔弱為垢辱不義之稱故也祥猶嘉美也是以凡稱人君則云乾剛能斷有為遂以為明君若夫無為則國人皆以柔弱為耻辱而不義矣故聖人云果能以柔弱處上恬澹無為能受一國之耻垢者則為社稷真主能受一國不義之名者則為天下明王矣如堯之垂拱無為則野老驅云帝力何有干我哉此受國之垢也然柔弱無為乃合道之正言但世俗以為反耳

第七十八

和大怨

云

云

此言聖人無心之恩但施而不責報此為當時計利者發也然恩生於怨怨生於恩當時諸侯兩相構怨霸者主盟而為和之

大怨既和而必責報報之不至而怨亦隨之是有餘怨也。莊子云賊莫大於德有心故云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無心之德但施而不責報故如貸之報本契雖有而若無也。契貸物之符券也。合同剖之而有左右貸者執右物主執左所以責其報也。有德司契但與而不取徒存虛契無德司徹不計彼之有無必征其餘如賦徹耳。徹周之賦法謂時至必取於民而無一毫假借之意然上責報而下計利將謂與而不取爲失利也殊不知失於人而得於天故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施而不取我既善矣人不與而天必與之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豈常人所易知哉

第七十九

小國寡民

云云

此結通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得太古之化也。什伯之器並十云什兼百云伯器材也。老子自謂以我無爲之治試於小國縱使有兼十夫百夫之材者亦無所用之以民淳而無事故也。若國多事煩擾於民或寇兵致亂重賦致饑民不安其居則輕死而去之今一切無之故使民重死而不遠徒舟輿水陸之具不遠徒故雖有舟車無所用不尚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陣則列也不用智故可使結繩而用之如太古矣。民各自足其足絕無外慕之心不事口体故以尋常衣食爲甘美以平居里俗爲安樂其與鄰國鷄狗相聞至近之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如此則淳樸之至乃太古之化也。老子所言疾當時之弊皆有爲

用智剛強好爭尚利自私奉已而不恤於民故國亂民貧而愈
難治所以治推上古道合無為全篇所論不出乎此蓋立言之
本肯也故終篇以此請試而行之可以頓見太古鴻荒之化言
取效之速如此也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深有餘乎此
言也老氏之學豈矯世絕俗之謂哉

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云云

此結通篇立言之旨以明老氏立教之宗也信言不美者斯乃
釋疑之辭以明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之意也首章云道可道非
常道以可道之道乃言說也老子自謂道若可言即非真道矣

今上下五千餘字豈非言耶既已有言則道非真矣因于終篇
以自解之以釋後世之疑耳然信舊注實也謂真實之言即由
衰之言也美言華美之言乃巧言也老子意謂道本無言因言
以顯但我所言者字字皆從真實理中流出第藉之以彰道妙
故信實無不美非若世人誇誕浮辭雖美而不信也且世衰道
微人心不古當時學者不達無言之旨乃嘵嘵好辨尚博各種
專門如楊朱墨翟御寇公孫之徒祖述相傳以辨博為宗自以
為善殊不知以多歧亡羊多方喪真去道轉遠老子因而任之
云孰知不言之教不辨之辨哉以彼辨者則不善於道果善於
道則自不辨矣且道本無言乃至約也但了悟半心可目擊而
喻妙契無言自不容聲矣何事干博哉故云知者不博時人不
知出此從事多聞增益知見以博為知其實不知多言故云

傳者不知以彼不知。大道躰虛運而不積而彼以積爲務故愈增障礙。殊不知有積則有散。則有究無積則無散無散則無究。由聖人躰虛合道忘言任真了無所積由其不積則不究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如握得環中以應無究故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也。且天乃無言之聖聖乃有言之天以天道不積其躰至虛故四時運而不竭利盡萬物而終不傷其躰。故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害非害物之害乃不傷已之意。聖人法天利用故終日運用爲物作則而了然無物可當於情。故云爲而不爭爭謂與物競也。斯蓋虛心遊世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矣。老子學問工夫真實真擬處盡在於此。故結全書立立之旨。妙盡于是矣。學者勉哉。

老子道德經下篇之終

上村次郎石衛門

校閱

